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 季 北 略

(三)

計 六 奇 編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明 季 北 略

(三)

輯編奇六計

書叢本基學國

明季北略卷之十七

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辯袁愷誣劾。出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用溫體仁薦。自僉憲驟登政府。欲結于上。會上憂用匱乏。因導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微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衆倡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簿待外戚。行天折且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誅中書舍人王陞彥。籍其家。初。國觀以陞彥通賂免官。命伺其門。則陞彥至。執之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啓其機。

上臨御以來。誅經略袁崇煥。庶吉士鄭鄤。總督楊一鵬。總理熊文燦。及兵部尙書陳新甲。賜宰相薛國觀與周延儒縊。可謂英斷矣。

國觀爲大臣。不以正道輔君。而以樓籍進主。害人者徒自害耳。至武清雖富。亦應酌量三四萬金。而遽加十倍。毋乃過乎。况悉鬻所有。亦可已矣。猶爾追比。能無寡恩之議耶。

召周延儒

辛巳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

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等。冀乘閒得復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延儒之再召也。其子奕封夢故母吳氏被髮悲泣。謂爾父切勿赴京。赴必有禍。奕封覺以語延儒。延儒不聽。後如夢言。吁。何如至發不出之爲高耶。

是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諭朝臣諮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夫召宰相而延儒非其人。諭徵辟而奇異不一見。非君負臣。實臣負君耳。

幸學

辛巳八月十九日。上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廡。徧閱諸儒先神位。因召禮部侍郎王錫袞、蔣德璟、司成南居仁三臣。諭之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六子格言。卽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宏聖教。是歲九月。卽彙集六子諸書。開館編纂。至尊崇位號。廷臣多有章奏。孔尙則云。朝廷多故。未能一時定議。故未卽奉行。尙則宣聖六十四代孫崇禎庚辰進士。

內臣王德化

上幸大學。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甯釋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邇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十

二月。勅停內操。勅內臣無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上之所嚮。下趨尤甚。率習儀稱總督。儼以將相之職授璫矣。雖欲禁勅廷臣勿通。豈可得乎。

黃道周遣戍

辛巳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遣戍。初。刑部尙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戍。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是諸臣實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從之。

先是。疏上。屢嚴駁。聲息洶洶。而會莫必其命。黃景昉偕同鄉蔣德璟。王家彥。謁謝陞公。請之。陞太息曰。死矣。遲秋爲幸。聞之。失色。總閣承韓城毒燄之後。餘威尙震。武陵方以督輔出師。得官督。遂入爲中樞。同憾道周。前疏刺骨。同年費縣。并研誼。漠如滑縣。且下石矣。會周延儒新召至。衆喁喁想望風采。道周前此褫職。屬延儒爲政。頗內媿。至是。諸名流力憇。愚之。婉爲開釋。得免死。改永遠戍。道周在獄中。手寫孝經百餘本。流傳爲寶。所著易象正書。直于血肉淋漓。指節垂斷之時成之。二十圖。六十四像。正天心。出月窟。自二三高足外。鮮能傳其學者。董子繁露。邵子皇極。方之編矣。沈酣易象。晚若前知。其以都事里居。不免縲紲。旣就逮。送者有蕭蕭易水之咏。道周曰。無憂。但書完三千紙者出矣。卒驗。戍楚辰州。取道杭之大滌山。與

諸生極論朱陸同異。過九江病瘡。更取易象正刪定之。曰。後世誰復定此者。閒猶省身世。中夜酸淒。自己已出。得褫革。丙子出。得纒繫。五死一生。以望六之年。荷戈赴伍。命也如何。

李自成陷河南府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力戰。斬獲頗多。總兵王紹禹兵有呼于城上者。賊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執副使王允昌于城上。紹禹馳解之。諸軍曰。賊在城下。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陣數人。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入。福王及世子懼。縋城走。士民被殺者數十萬。賊焚福王府。執副使王允昌已下。俱不死。惟一典史不屈見殺。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千萬。賑飢民。丁酉。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勸王甯死勿屈。抱王不去。賊殺王。并見害。王體肥。重三百餘觔。賊置酒大會。以王爲菹。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王諱常洵。神宗之子。世子諱由崧。卽宏光。踰城得免。奔于懷慶。又破永甯。殺萬安王。變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禹。磔之。籍其家。兵科張縉彥奏。福王身死社稷。守國大義。日月爭光。葬祭宜厚。從之。吏科章正宸奏。闖賊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急奏。賊自秦來。不自川來。蓋嗣昌方奏扼賊于川。言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也。呂維祺。字介孺。號豫召。河南府新安縣人。生時有夢。月入懷之祥。萬歷壬子癸丑。聯舉鄉會。初授兗州司李。蓮妖變起。兗城卒賴以全。魯人肖像祀焉。己未。以卓異徵入爲吏部郎。天啓甲子。告歸。究心伊雒性命之學。與馮從吾善。從吾每稱爲明道後一人。會逆魏建祠。勒令鄉紳助工。維祺曰。士風掃地矣。卒不與。璫深銜之。因嗾御史詆維祺講學。將中以危法。適熹廟崩。中寢。崇禎戊辰。言官交薦。起光寶卿。改太常正卿。

陞南京兵部尚書。常極言鈔法之妙。可以足國。終不見用。論者惜之。己亥。賊自沙甯來。走鳳陽。犯皇陵。折而西。陷巢。廬江。一支北出。陷潁川。維祺遣都督趙世臣。以兵三百人守關山。潰走烏衣。南京大震。廷議多咎維祺。遂以考察奪職家居。至是。賊陷雒陽。被執。大罵以死。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宏光朝諡忠節。

南京鑄錢。舊有夾鑄之弊。每鑪加私銅數十觔。官與匠分之。維祺謂速鑄利。則在官。遲則夾鑄多。而利在下。舊三十日一鑄。特改十五日一鑄。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凡兩月三鑄。停鑪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速而私錢少。

二月。自成搜掘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爲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知賊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風收時昌斬之。

錢祚徵罵賊 附唐啓泰

錢祚徵。字君遠。號錫吾。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汝爲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萬鄉人依山爲巢。祚徵簡勇衛兵。得千餘人。佯爲賊將。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閒道踰山。各抵其巢。賊方縱飲。不爲備。急擊。大破之。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其魁魯加勤等遂降。汝人少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祚徵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二月四日。大風霾。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祚徵被執。大罵不屈。爲賊擊刺無完膚。乃死。

時有唐啓泰。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宜陽。啓泰不屈。遇害。與祚徵皆掖人。

李自成陷歸德

三月十六日未刻自成至河南歸德府昇砲攻城終夜如雷十七日辰時新城破舊城遂不守賊入將城垣拆毀悉爲平地賊營延亘六十餘里上以白布覆幕望之如茶使百姓擔百貨入營中此歸德難民所述。

牛宋降自成

辛巳四月河南府盧氏縣貢生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李巖薦其有計略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啓丁卯舉人與巖同年故薦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爲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獻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爲宋孩兒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學自成信之如神餘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自成賊之羽翼益衆矣。

羅汝才合自成

七月羅汝才不合于張獻忠自內鄉走鄧州與李自成合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軍益熾。

傅宗龍罵賊

五月赦兵部尚書傅宗龍以右侍郎督陝兵討賊九月初四日丁丑宗龍與保督楊文岳合兵擊李自成敗績保定兵宵遁文岳奔項城宗龍兵食盡乃殺驢馬餉軍馬驢復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十八辛卯夜潛勒兵潰圍出諸軍星散賊追獲之執至項城下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啓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爲賊所紿賊抽刃擊宗龍中腦而仆復厲聲罵賊斫其耳鼻死。

城下賊獲衣甲器械無算。遂陷項城。屠之。項城縣屬開封。宗龍可謂志士仁人矣。

劉國能自刎

九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陷葉縣。降將劉國能守葉，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闖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帶小刀，亦刎死。復陷泌陽。

劉國能一門死難，實足千古所最奇者。八歲小兒自刎，史書所未載。以知賊中儘有忠臣義士，惜國家不能早用耳。

李自成稱闖王

自成既入洛，撰九問九勸諸僞詞，號召羣盜，勾引亂民，遂爲闖王。辛巳，自成獨雄一部，汝才改稱曹操營。予思古之僞號多矣，未有以闖名者。稱之自高，迎祥始。或云闖者，馬出頭貌。馬出頭，是主字在馬上也。取馬上定天下意，然止可爲馬上之主，不能拱坐稱主也。故宋獻策有云：我主不過是馬上皇帝。其意亦見及此矣。蓋僞號初設，莫不有數存焉。然迎祥作逆十載，勢旣橫且久矣，而世終未聞稱高闖王。僅知有李闖王者，前此猶未甚也。及自成破洛以後，而始甚矣。人第知闖王爲自成，而不知始于迎祥。抑第知自成爲闖王，而不知始于卯辰之際也。故特著之，使世知闖之所自，與號闖之非無說也。

李自成兵逾百萬

張獻忠糾諸賊會李自成。河南諸土寇以兵畢赴。自成衆逾百萬。

賊兵逾百萬。勢孔熾矣。宗社危如累卵。當時廷臣猶若處堂燕雀。何哉。

昔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勢。天下之事。勢而已矣。當獻忠在房竹。自成附之。及自成復振。獻忠又會之。強弱常有定乎。

左良玉屠臨潁

十月。左良玉兵至臨潁。臨潁爲賊守。良玉攻破。屠之。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自成圍之。良玉率兵拒守。賊陷襄城。

李自成陷襄城

十一月。自成復陷襄城。巡撫汪喬年。守將李萬慶死之。喬年號歲星。遂安人。天啓壬戌進士。官提督三邊。僉都御史。先是。喬年于陝西發自成先塚。得小蛇。卽斬以狗誓師。進兵將援鄆城。抵陝縣。時襄城新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生李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自成聞之。解鄆城之圍來迎戰。喬年身中數矢。一軍盡覆。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死。被執見殺。三萬餘衆。盡被屠戮。自成深恨諸生。遂劓別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家。殺守將李萬慶。萬慶乃降將射場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自成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主祠襄城。

喬年發墓斬蛇。都任剝骨糞豬。可謂二快。

自成陷南陽

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降秦兵數萬。乘勝圍南陽。數日而陷。總兵猛如虎奮勇出戰。殲賊數千。既城破。猶持短刀巷戰。至唐府門。望北拜。口稱負恩。被賊殺。死。唐王遇害。知府邱懋素罵賊不屈。閣室見殺。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猛先捷。俱戰死。太監劉元斌。率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仍擁婦女北去。縱兵大掠。殺樵汲者論功。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婦女于河。及明年十月。元斌誅。以其縱軍焚劫也。是歲二月。自成圍開封。督臣丁啓睿。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闖曹分兵東南。一敗官軍于棗陽。復圍豫。鄆城一戰。賊衆折傷。適十一月。汪喬年敗。十二月。自成復圍汴。官軍敗績于水坡。賊勢張甚。

自成陷河南州縣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洧州。許州。長葛。鄆陵。鄆陵知縣劉振之力絀。衣冠再拜自刎死。賊陷禹州。徽王遇害。自成屯朱仙鎮。時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于賊。鄧州知州劉振之死焉。

劉振之。字而強。號冰壺。慈谿人。曾祖父及兄俱爲名臣。振之弱冠補諸生。崇禎庚午舉人。出黃道周門。三上公車。不售。因愛東陽山水。遂受教諭。陞鄆陵知縣。因言東陽士風日惡。不久將變起。甫去而難作。人服其先見。治鄆陵。以恤民爲務。時流寇充斥。軍士過邑索糧者。迫縣宰萬狀。至縛之去。父老啼號奔救。斂貲以犒。始釋歸。邑中有通賊者。言城小不支。降之便。振之正色叱之。城陷。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至。索印。不與。賊縛置雪中三日。猶罵不絕口。賊斫之。十餘刀。乃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額其門曰。忠孝大儒。振之生平。畱心聖學。事繼母毛。有古孝行。自己未歲。書片楮藏之。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啓其封。則

不貪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卒年五十六。

人惟財色二事孽障纏綿。一當生死關頭。便有許多係戀。觀劉公藏笥格言。真所謂看得破。跳得過者矣。無慾則剛。宜其然乎。

段增輝。字含素。商邱人。以賢良辟召。不就。辛巳。賊至。率鄉人捍禦賊。再攻。乃克。被執。不屈死。而鄉官原任簡討馬剛中。字九如。崇禎甲戌進士。爲賊支解。工部郎中沈試。字君明。官生。遇賊大罵。脅降不從。賊以亂梃擊死。

賊至睢州。鄉宦通政使李夢宸。號元駒。崇禎戊辰進士。自經死。賊皆赴宅羅拜。咸歎爲有德仁人。監軍兵部主事余爵。字天有。潁川人。崇禎辛未進士。率兵援沛。力戰被執。罵賊不屈。與姪敦華同死。

張獻忠燬驛道

辛巳正月。張獻忠。羅汝才。渡遼河而東。往新開驛。燬驛道。人烟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萬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楊嗣昌不聽。檄諸軍躡賊急追。諸將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十二日乙丑。猛如虎率諸將擊賊于開縣。連勝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等皆戰死。前軍全覆。如虎突戰潰圍而出。馬仗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始悔不用元吉之謀也。

南北畧編年不編月。故猛如虎戰死一事。已載于前。而此復載之者。前以自成及之。此以編獻忠事及之也。他卷倣此。但自成陷南陽。劉士傑戰死。而此亦載士傑戰死。未知是一是二。

張獻忠陷襄陽

初庚辰六月。左良玉擒獻忠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襄陽知府王承曾素縱酒漁色。見獻忠妾悅之。故疎其防。及辛巳。獻忠汝才走當陽。鄖撫袁繼咸悉兵扼賊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密知楊嗣昌檄至。邀于路。取檄簡二十騎。僞爲公差。二月初五日己酉夜。漏四鼓。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啓關。賊旣入。卽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破獄出。以顯獨鰲等獨鰲者。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婪其財。使人訐其不法。獨鰲憤甚。越獄投賊。獻忠文移皆出其手。時賊縱火光燭天。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初六日庚戌。昧爽。賊盡入城。王承曾突圍走。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叩首。置印于案。自經。推官姜曰廣被執。大罵不屈。與兵備副使張克儉俱死之。賊焚襄王府。端禮門。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顛骨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五十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爲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蓄之許州。爲獻忠襲取。良玉在鄖。厝家口貲畜于襄陽。至是。復盡爲獻忠有。良玉聞之。同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不及。初九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十五己未。陷當陽。陝縣。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

妻孥心腹。俱在獄中。獻忠豈須忘之耶。况宜城爲襄陽屬邑。相距當不甚遠。王承曾悅妾疎防。張克儉夜半啓戶。抑何愚也。

楊嗣昌自經

辛巳二月初二丙子。嗣昌在荆。聞變。慚憤。自縊于軍。時河南已陷。福王遇害。嗣昌度不免。遂自盡。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悞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斲棺戮尸。然上竟不之罪。當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扁自旌。大書鹽梅。上將迨瀘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備索子。綁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郎撫袁繼咸。入京。繼咸立朝。負直聲。督學山西。備兵淮陽武昌。所至以清惠稱。吏民歌思之。至是。合辭叩闕。繼咸亦出。嗣昌手書。明己無罪。尋察其枉。赦之。繼咸號臨侯。江西袁州府宜春縣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嗣昌既縊。四月甲子。進陝督丁啓睿兵部尙書。代嗣昌督師剿賊。

嗣昌不能制賊。誠爲有罪。然一死亦已矣。律以仇鸞。毋乃已甚。宜上之不從也。

張羅屠隨州

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庚午。張獻忠。羅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合門被殺。吏民屠戮不遺。血流成澮。徐淳。字中明。嘉興人。父以建兵部侍郎。淳通象緯數學。萬歷戊午。以春秋薦于鄉。累試南宮不第。遂起選。署永嘉縣教諭。劉香餘孽。出沒海上。淳多出方略。得安。因除重慶推官。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尙方劍從事。淳立辦。會蜀人疾其強直。改隨州知州。時獻闖二賊方熾。隨爲兵衝。淳將行。語其子肇。森。肇曰。賊隳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吾必死于此矣。十三年十月。莅隨。與州人歃血關廟。誓以必死。乃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所矣。明

年辛巳四月。賊陷襄陽。躡德安。獲諜。斬之。賊知有備。悉衆力攻。三走。使至郢告急。巡道趙某。抵章于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趙勒之守郢。畱弗遣。淳不食。不解甲五日。再盟于關廟。告哀。二十五日。賊急攻南城。潛師入道。墮北城。以入。淳遣肇樑埋印。扉後牆下。勒馬巷戰。矢貫于頤。刀屬于頰。眼鼻橫斷。墮馬。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箱。賊鎗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樑趨至。拊尸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妾趙氏。王氏。賊獲十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刃之。推土石碎顛而死。淳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尸。斂之。趙氏屍與申姑抱不解。胸著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并棺以斂。而肇樑尸卒不可得。巡道以阻援自諱。欲沒其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贈太僕少卿。賜祠祭葬。廕一子入監。肇樑附祭隨嘉二祠。

戊寅二月。獻忠破隨州。王壽自縊。至是復陷。徐淳死之。王徐二公。後先濟美。誠足並傳千古。亦不幸中之幸也。然徐死尤烈。而民之罹禍亦更慘矣。夫自寅迄巳。不越四載。兩被獻毒。豈天之阨運使然耶。

張獻忠泌城等處

辛巳六月初六庚戌。賊陷宿松英山。獻忠汝才攻信陽。獲左兵旗幟。令羣賊襲以入泌城。陷之。七月。賊陷英山。丁啓睿大破賊于麻城。汝才走合自成。總兵黃得功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鄖西。九月。獻忠衆散于南陽。以數百騎奔李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至十月。獻忠糾賊會自成。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也。若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閒。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

令官兵追逐不暇。卽孫子所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墮其術中而不覺耳。徐以顯嘗教獻忠孫吳兵法。自是進不可禦。退不可追。事事與虛實一篇相應。真猾賊之難制者。

山東李廷實

辛巳正月二十八日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所在嚮應。京畿道梗。直省餉糧數百萬。俱阻于兗州。東平吏胥倡亂。迎賊以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檄總兵劉澤清破東平賊。復其城。二月。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蝗大飢。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防盜。三月。革王國賓職。命楊御藩、劉澤清會兵勦曹濮賊。五月。設徐臨通渾四鎮護漕。以防東寇。及明年壬午正月。盜始平。

河南袁時中

辛巳正月。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邱知縣擊破之。二月二十一日丙寅。土寇陷新野。二十二日丁卯。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是月土賊瓦罐子、一斗穀等。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五月。河南土寇袁時中。聚衆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羣盜蟻附。總督朱大典擊敗之。賊棄牲畜宵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追擊五十里。賊大奔。尸撐交橫。棄仗滿阡陌。二十萬衆烏獸散。及五十年八月。徐鎮游擊趙崇新。與時中講撫于夏邑。爲賊所給。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之。時中出不備。突入。執蕭縣知縣。以去。至十六年五月。時中爲自成所殺。小袁營遂滅。時中起于草野。至有衆二十萬。三載而亡。

泰安土寇

泰安土寇十餘萬。所至燔掠屠戮。嬰稚無遺。抄劫至揚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徐州賊合之。圍豐縣。

誌異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嘉興城聲震如雷。時曰城愁。二月。山西偏頭關天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無錫實錄云。立春後。積陰二月。霖雨如注。河渠皆溢。二麥損收。及秋。復苦旱。米價騰貴。貧民不能舉火。採莖及草以食。道饑相望。邑令酌議官糶焉。然擁擠殊甚。強而近者。一日兩糶。以市利。弱而遠者。不能得其一焉。

時徽州米價尤貴。其地山浮于田。故苦旱。十三年庚辰。五兩二錢一石。十四十五年。五兩一石。至順治八年辛卯。米缺。七兩五錢一石。猶和糠一斗。水一斗。實米止八斗耳。每日富室人食米三合。婢女俱流境外。

是年。上而江北。下而蘇杭。飢民相枕于道。六月。米價二兩七錢。後至三兩二錢。麥價二兩二錢。油每觔八分。

明季北略卷之十八

崇禎十五年壬午

降座揖相

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維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愧謝。

思廟此舉禮非其人，徒自貶揖耳。然三相之中，惟賀文忠差可無愧。

楊仁願論東廠緝事

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御史楊仁願上言：臣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臣工不法，止于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誘人作奸，挾仇首告，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不卽罹于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願先寬東廠，東廠寬則刑法可以漸省，臣更有請。臣子獲罪，檻送門下，可也。若緹騎一出，有資者家門破散，無資者地方斂餽，爲害匪淺。上是之，諭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攬。

東廠緝事爲害甚烈，仁願一言而少止，仁人之言其利溥洵哉。

天壇

北京永定門內五里，坐東向西，外圍十里，圓環爲磚城，西對山川壇，其體方，籍田處也。內員殿，琉璃碧瓦。

如太廟式。中設天位。東設太祖位。位座俱各丈餘。掇綴可登。內小龕中置木主。遊人不易入也。司之者。太常寺之黃冠。四面窗牖。悉以青藍料絲爲障。大如筋。明亮可愛。至寢殿有龍床。膳殿有食具。更衣殿有椅座。薰沐殿有浴池。一切法物之輝煌。禮數之莊嚴。祭之前十日。可縱觀也。內有銅井。以銅鑄成。圈從底套上。水味清冽。飲之沁骨。其地去大內十餘里。當祭之夕。二更時。遙望壇內。紅燈上升竿杪。則龍輦舉行。其燈籠徑三丈。高五丈。中坐兩黃冠司之。

天壇中設一黑漆木榻。高二尺許。南面爲天位。榻上置棉花飛絮。以驗天神降臨。如絮稍低。謂爲神至。若絮不動如故。則謂天神未至也。天位東亦設一榻。爲天子位。祭天牛。去其腹中五臟等物。以檀降香實于內。焚之。臭升于天。

駕幸地壇

崇禎壬午四月六日。先帝行大社禮。方澤在北城外東北方乾位。先一月。掃除滌拭。十日前。位置各當。凡簠簋籩豆。鼐爵鼎鼐。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縱往觀焉。至期。稅樓。房子東華門之北。爲壁上觀。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者。束身登樓。肴核酒米亦齎入。午未二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于大小民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以紅封。先三日。街兩傍。五府撥禁軍。戎裝執刀戟。躋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壇三十餘里。約用將士二十萬。中闊四丈。爲御道。鋪以黃沙。人不得行。一切街衢巷竇。填塞戰車。禁人出入。牆壁窗牖。墜抹紅紙紅泥。人藏于樓上者。爲小飲。爲細語。勅諭者。高脚牌與口宣併室。主人不停囑也。更初。馬駕先過。馬駕者。太祖之神位。樂器用民間之數。捺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

役皆紅軍帽。隨後勳戚文武。瑤寺金吾。奔走趨躄。燈光照亮。擁如浪滾。二更餘後。鹵簿大駕至矣。萬火烟燦。塵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欲觀聖駕者。各養神蓄銳。注閱回鑾。就牝以待。街坊躑躅。終宵不歇也。初六日黎明。馬駕先回。既灌以降。卽撤行旋廟。朱鉞黃旄。錦旗繡幄。約千餘人。少頃八象蹒跚而來。被飾華錦。自項至尾。明鏡懸垂。背負朱漆胡蘆。巍然雅步。故振蕩其音節。珊瑚鏗鏘。令人喝采。過此勢將極闌。飛騎報入大內。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爲整飭。坊官甲長之類。復灑黃沙。裨將騎逐叱戒所轄軍士。令其侍立對偶。衣飾器械。再加裝飾嚴齊。于是介冑而馳。結隊而立。各有位次。各有執役。旌旗辟易。劍佩雍和。黃金肘後。白玉腰橫。陪祭文武。急趨大明門內。恭揖候駕。揚鞭恐後。意各爭先。從此龍旌鳳旆。金鉞銀爪。響節儀鎗。奚啻數萬。行行隊隊。簇簇陳陳。聲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簫韶之奏。中和之樂。紛沓入耳。其宮扇之方圓正側。長短橫斜。爲龍翔。爲鳳舞。爲針繡。爲梭織。爲日月雕鏤之體。爲山河繪藻之形。爲神鬼離奇之狀。爲虎豹飛走之勢。以及百花簇就。萬錦裁成。至弓弩刀盾。明光奪目。人有云。凡近聖駕之軍器。皆木爲之。以備壯觀者。鼓聲漸嚴。駕將至矣。玉輅人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爲幌。有兩墨絹曲柄小傘前導。爲朝廷所坐。大鼓旗纛在後。途中按步行疾而穩。下有一百六十輿夫。肩無高下者。又三里一易其夫者。也。前又有數十內寺。舁捧金龍大轎一座。爲升降輦前所用。前後兩旁。宮扇斜掩。羽旛對障。非樓觀不可。後則瑤寺擁簇。如紅雲蔽天。兩街萬戶。忽爾齊開。各征逐歸寓。如春社酒闌矣。

謝陞削籍

四月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爲務。天下俱

壞。陞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其籍。

馬士英起用

四月。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營救。故得起用。

免稅停刑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十月。賜貧民米布。閏十一月。下詔罪己。

蔣德璟入相

六月。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入閣辦事。且諭責吏部。會推大典。自嘗矢公矢慎。今稱詭狗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與推舉。豈大臣之道。

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甯背君父。不背私交。甯墮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况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爲救解。不聽。明日。下日等宣六人于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初。太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爲試御史。及考核。托房可壯爲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苑。演從。遂密奏枚卜大典。皆二人所主持。上怒。故有是譴。

吳履中論二失

六月御史吳履中上言誤用濫體仁楊嗣昌爲二失。又曰：內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盜賊起。今者敵起于外而政治愈禁，寇起于內而賦斂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黃道周復官

壬午八月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上偶言及岳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復官。

東崖黃景昉云：上論黃某清操力學，尙堪策勵，特准赦罪還職。旨下中外感泣。是役緣周公于講筵，平章他疏，馴及公。余與同里蔣公同贊其說，願初冀得脫戎籍幸矣。竟復原官，出望表。本聖主乾斷，度越百王之舉，而天下亦以是差亮。宜與馬公疏謝稱病，兼爲解葉二公祈免，以癸未春抵家。

附記 初逆奄薰熾，道周作詩曰：豈有不平事，但存未壞身。隻言天下合，孤影鬼神親。世道餘青史，春風足故人。無多談往蹟，愚叟舊西鄰。觀此詩頗與公之行藏相合。

誅陳新甲

九月誅兵部尙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也。周延儒爲營解曰：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誅。上曰：他邊疆卽勿論，僂辱我親籓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

召王應熊

十一月召大學士王應熊入朝。已而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帶還。先是。周延儒知已漸有異議。故薦以自代。資爲援也。已而上知其非。故賜還。

劉宗周言六事

八月進劉宗周左都御史。十一月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二、貞法守。請立焚錦衣一切刑具。獄詞專聽法司。三、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詳會。乃付司寇。司寇議辟。乃得收繫。此于僂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四、清伏奸。凡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五、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風聞彈劾之。六、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爲長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爲回道考察之第一義。上是之。

閏十一月下禮科給事姜埰于理。時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上言。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笄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塞天聽。誰爲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劉宗周劄籍附熊開元

閏十一月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用督撫之宜。劉宗周對曰。使貪使詐。此最悞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又問禦敵。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習火器。宗周曰。唐宋以前。並無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重。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爲中國長技。命宗周退。時姜埰、熊開元俱繫獄。宗周又請釋之。曰。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廠衛俱是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都御史金

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始命退。既而姜垓熊開元廷杖。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廷臣疏救不應。

熊開元。號魚山。楚之嘉魚人。天啓乙丑進士。令吳江。有廉聲。爲給事中。疏止監視太學。王應期出關。降行人司。又劾周延儒專權誤國。上震怒。革職下獄。廷杖八十。遣戍遐方。今祝髮靈巖。

定王做書

崇禎十五年八月。定王出閣讀書。訓講爲方以智。做書爲劉明翰。演儀之日。方貌過莊。王不啓齒。做書則竟其紙而後已。已踰數也。後定三六九之期。爲兩師進教之日。書堂坐次。方東。劉西。王位正中。教則移坐。王側。方聲壯厲。訓兩三句。王止。依聲。二一。王急向劉呼曰。劉先生來訓。內侍啓曰。禮也。不可更。父皇爺所定。乃止。王曰。書做可也。願劉來視。則仍書完而出。後期方再移坐。王謂書已讀過。方以卽日應誦之書進。上王則掩卷而背之。其舊規在內。讀熟而後出者。曰。方先生可先出。吾與劉先生做書。方則坐屏外以待。王因問劉父翁。劉云。皇祖朝直臣。王歎賞。又曰。先生如此溫恭。自有好兒孫。做狀元。劉叩謝。手扶起。曰。爾父親做好官。生爾好先生。兒孫自然好也。至日。晨。几上兩實金獅書鎮。每重三十兩。又兩玉尺。呼內寺納。劉袖中。劉固辭而出。方已候之。不耐矣。王入內啓。更兩日期。三六九爲做書。四七十爲訓講。奉旨允之。方之日。不過習故套。又免日居多。劉之日期。以辰刻進。必賜飯點。至第五期。不用做。而自書。選中楷式者八字。王自減其一。呈父皇。賞紙教習官優敘。省中哄然。以爲中字逾格。爲奪嫡之漸。有竟欲露簡者。又一日。挈遊西園。見上馬無鐙。卽以已鐙賜。內寺云。龍紋不便。內命另製方鐙給之。省中又哄然。以爲妄僭。此詞。

翰內省體。後有知爲定王所與。乃已。又一日。畱宴。王言。日後出封。同先生潛西山。我皇祖六歲登基。八歲上陵。爲香山寺寫青未了扁。至今尙在。昨日學書大字。體勢甚難。寺人出鱗鳳龜龍四大字。劉讚端楷。王謙之。謂不足汚先生目。至起更。徹案前燭送歸。又一日。王以八寶金煖手置劉懷。頃之。劉還王座。王曰。先生攜歸。畱與兒孫。見我兩人相與情意。劉曰。銘感之恩。入之肺腑。不在物件。王歎賞曰。劉先生是一錢不要的。天下做官人都像先生。那有流賊。

山東李青山

壬午正月。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乘機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山左騷動。兵部侍郎張國維。單騎詣營撫之。青山出不意。大驚。叩頭乞降。國維察其非常。還部。選將士疾馳。給事范叔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戰。擒青山。盡降其衆。國維廕一子指揮使。而沂州王朋猶擁衆劫掠。國維知監軍邱祖德能辦賊。密授方略。擒之。東方遂平。

王佐聖遵義遇害

王佐聖。字克仲。南直長洲人。弱冠登進士。崇禎立。選青溪廣文。辛巳。以張國維薦。擢令蜀遵義。卽楊應龍故地。四面背夷。抵水西安。酋蘭酋巢僅二十里。惟地名新站者。山勢險隘。前臨渭水。爲羣夷人犯所必經。遂創立新城。以扼夷吭。八月。酋首郭士奇。吳尙才。擁衆入寇。邊將趙國政戰死。賊遂大肆焚掠。佐聖伏奇兵隘口。擒士奇尙才等。賊宵遁。壬午四月。酋帥吳尙賢。龍正國。率叛夷數萬攻城。佐聖晝夜拒敵。賊鐵騎四集。圍合數重。飛梯越城。囂然震地。佐聖以印付子恪。命服拜闕。危坐公堂。須臾。賊至。佐聖裂眦罵賊。遂

遇害。猶僵立不仆。未幾。所部義民。誓死力戰。勒兵新站。邀賊歸路。盡殲尙賢正國數萬賊于境內。吳撫黃希憲令春秋祠祭佐聖。

孫傳庭殺賀人龍

先是十一年戊寅冬。大兵入。改陝撫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職辭。不許。尋逮之。至是。壬午正月。起傳庭兵部侍郎。督陝兵勦寇。四月。傳庭檄召諸將于西安。縛賀人龍。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人龍。陝西米脂人。與李自成同邑。初以諸生効用。屢殺賊有功。叛將劇賊多歸之。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暗與賊通。密勅傳庭斬之。賊聞。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取關中如拾芥耳。

人龍雖有驕蹇之罪。然其功不可掩也。昔楚殺子玉而晉文喜。劉宋殺道濟而魏人慶。趙宋殺武穆而金人賀。國有良將。敵之所畏也。卽有他過。亦當宥之。奈何輕殺之耶。曲端屢立大功。而張浚殺之。載之青史。至今以爲恨。傳庭之于人龍。將毋同不二載而潼關不守。拾芥之言。洵非誣也。

嗚呼。人臣非有功之難。而居功爲難也。以人龍起諸生。屢破賊。可謂一時之傑。及會師擊獻。三檄不至。兵噪西歸。此豈人臣之道。西安之縛。雖朝廷之過疑。亦人龍自取之也。

李自成屠陳州

壬午正月。李自成陷西華。三月朔庚午。自成等攻陳州。副使關永傑戰死城上。鄉紳崔必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二十二日辛卯。陷睢州太康。二十六日乙未。陷歸德府。復乘勝陷甯陵考城。

李自成決河灌汴梁

開封卽古大梁。咽喉九州。闔域中夏。水陸都會之地。太祖第五子。初封吳王。國錢塘。尋改封于此。爲周王。先是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戊午。李自成合羣賊圍開封。穴城攻之。七晝夜不息。巡按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軍餉告匱。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買米麥餉守陴者。復懸金募死士。擊死一賊者。予五十金。兵民皆踴躍共擊賊。賊退數舍。豫撫李仙風督諸將至開封。賊退。開封圍解。仙風與高名衡互相訐奏。詔逮仙風。仙風自經死。遂以高名衡巡撫河南。十一月自成復圍開封。名衡與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游擊左明國等力守。周王貯庫金子城頭。擒一賊者。予百金。斬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傷者。以輕重爲差。自成攻圍數日。親帥諸將于承明門下耀武。時永福號稱神箭。從城上射自成。中左目。幾死。遂收兵不出。已而拔營屯朱仙鎮。與丁啓睿左良玉等戰。及十五年壬午四月二十四日癸亥。自成復攻開封。以前兩攻不克。士馬多殺傷。自成乃申約圍而不攻。以坐困之。五月自成陷開臺。六月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援開封。七月停河南鄉試。以開封久圍不解也。八月開封久困。食盡。人相食。時羅汝才亦食盡。謀他徙。自成分糧以餽之。約破開封。以東隅屬汝才。汝才乃畱不去。九月河決開封。勢如山岳。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周王府第已沒。率宮眷及諸王露棲城上。七日夜督師侯恂以舟師迎王。二十三日庚寅。總兵卜從善以水師至開封城上。推官黃澍繫木爲牌。從王乘夜渡。達隄口。得免覆溺。汴梁佳麗甲中州。羣盜心艷之。前後三攻汴。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願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矣。黃澍以守禦功。詔授御史。遺聞云。自成

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自爲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遂陷。名衡等乘舟潰圍走。上念防守勞苦。不深罪。但罷名衡等官而已。名衡字平仲。號鷺磯。山東兗州府沂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如臯知縣。調興化。考選爲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崇禎辛巳。李自成破雒陽。下汝郟。乘勝趨汴。自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并力疾攻者七晝夜。名衡百道禦之。賊乃退。上嘉其能。命爲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是冬。賊復圍大梁。名衡固守。經年。及汴沒。名衡渡河而北。賊解去。得請告歸里。癸未。北兵攻陷沂州。名衡夫婦抗罵不屈。死之。虞山錢謙益弔之。有三良詩。三良者。汪喬年。段增輝。暨名衡而三。皆謙益門人也。黃澍。字仲霖。浙江錢塘籍。南直徽州休甯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開封推官。賊灌汴時。澍方坐署中。忽報大水至。視之。已及案下矣。大驚。急登高城將沒。白周王曰。須紮木筏。乃可出。王以是免。甚德之。澍遂得擢御史。

張民表。號林宗。河南中牟人。宮保孟男之子也。萬歷辛卯舉人。十上春官。不第。藏書數萬卷。手自點定。喜詩及草書。好施與。結賓朋。家遂中落。時時往中牟。蕩舟于郭外之南陂。客至。卽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東坡半升。僅灑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每日醉陂頭。老杏下。崇禎壬午。寇圍大梁。民表勸常事密檄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以爲餉道。又當令陳永福兵列城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圍城五閱月。日夜登陴。水灌城。負先人神主。抱詩文稿。三尺許。登木筏。願求登者衆。不忍卻。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綆相接。民表老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年七十有三。次子允隼。及門文人士。皆從焉。長子允售。泗水至西城。請救父。罵賊而死。幼子允隼。憑浮木。依老僕婦樓屋上。垂兩日夜。老婦餓欲噉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波舟次。免。

賴父門人周亮工求得之。撫諸其家。而民表遺骸則高名衡得而葬之柳園云。

中牟縣屬開封

周王出金賞士卒得其力。以保城池。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賢于秦楚二王。擁資千百萬。拱手餽賊遠矣。然周王所以爲此者。無他。見之明耳。謂城垣旣陷。身且不有。而况于金乎。城苟得保。何患乎無金。豈若作賊子守庫者之愚哉。

自賊亂以來。殺人不可勝計。其最烈者。無如獻忠之屠武昌。自成之淹汴梁也。夫圖大事者。當以得人爲本。張李所爲如此。不過黃巢赤眉之徒耳。天人心。胥失之矣。欲不速亡得乎。吾聞自成矢鏃入睛。牢不可拔。每當陰雨。則痛。三日御一女。則血不止。其與獻忠眉心膿穢不絕。俱天所以報其好殺也。其不死也。幾希矣。

客有開封來者。告予云。城周四十里。大如南京。而周王則外有羅城。內有紫金城兩座。在府城東南隅十餘里。王殿俱用琉璃瓦。後有牟山。儼如帝居。清初廢爲貢院。殿磚悉拆。修築新城。王府門舊有石獅。高八尺許。今沒土中。僅有獅耳數寸露出。開封舊城。俱被泥沙圍擁地下。垣形卑甚也。大清朝卽于壩上加築新城。頗覺隆高。曩時人民輻輳。自流寇決河以來。遂荒蕪矣。城內廬舍。茅瓦各半。鄉野瓦房僅十之三耳。又云。城陷。開封幾無人。客過汝甯府。固始縣。凡行六日。不見一人。途中草長數尺。不虞盜賊。止防狼獸。行者各帶柳木棍一條。時隔河有狼數百。衆大懼。然狼亦畏棍。不敢渡河。無錫優人王某。曾在周王府中教戲。親遇水難。逃歸。述云。水旣浸入城。百姓多死。悉棲城堞上。久絕糧。

城上俱賣人肉。凡三十夜。周王禁止之。有一人腰下藏炊餅。大如錢。每餅私賣銀一錢二分。凡水面苔藻。風浪飄至。爭取食之。有得生者。有以布食而生者。若食紙。則人必死。時有一富家。見水大至。急以大樑二座。用厚綢紮縛。將輕寶繫其下。身藏乾糧。棲于樑上。順流而下。千有餘里。乃得生。李自成將黃河一決。凡沉沒八百里。生民死者不可計。如此凶惡。而欲成大事。得乎。

張氏商邱自焚

張氏。直隸清苑人。配進士梁以樟。庚辰。以樟令太康。辛巳。調商邱。賊犯開封。商邱皇皇。壬午三月。李自成合袁時中羅汝才等衆。百萬攻商邱。以樟與張氏訣曰。城且陷。我必死。左右皆掩面泣。張氏亦泣。命老僕楊村積薪環其樓。且告曰。城陷則火。時賊帳延袤數十里。晝夜環攻。駁石上擊。人皆披靡。合圍五日。攻益急。會知府某有外心。城遂陷。賊刃以樟。仆地。張氏聞之曰。吾夫死矣。遂衣白衣。驅媵婢登樓。繫環于梁。將自縊。呼楊村舉火。村不忍。張氏叱之曰。事急矣。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村伏地哭。叩頭舉火。張氏死。三十餘人從死。一子變。方九歲。隨母登樓。火熾。哀號焰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兒。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以樟于亂屍中。救之。復醒。而張氏則死矣。商邱人相與感嘆。立烈婦祠。春秋祀之。梁氏共焚死三十六人。

李自成屠南陽

九月。孫傳庭牽兵至南陽。李自成與戰。

傳庭設險以待。賊入伏中。高傑左勳等左右橫擊。賊潰東走。追之。賊遂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之。無

復步伍。賊覘知官軍囂。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賊倍獲其所陷焉。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圖功自贖。十月。自成復陷南陽。屠之。

李自成圍汝甯

閏十一月。李自成圍汝甯。雲梯如牆而立。城中矢石俱下。賊戴扉以障矢石。死傷衆。而攻不休。一鼓。百道俱登。執楊文岳及僉事王世琮于城上。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等。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卻賊尉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橫及世子諸妃嬪以行。

左良玉屯襄陽

左良玉自朱仙鎮南潰。屯襄陽。諸降卒附之。有衆二十萬。其餼于官者。僅二萬五千。餘俱打糧村落。襄人不聊生。

李自成陷襄陽

十二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由唐縣而西。左良玉命造戰艦于樊。將避賊入郢。襄人怨其姪掠。縱火焚之。良玉怒。掠巨賈舟。載軍資婦女其中。而身率諸軍。營于高阜。襄民焚香牛酒以迎賊。初三日戊辰。賊閒道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不得渡。良玉拔營而南。賊亦不敢逼。自成切齒于良玉。每戰必力。良玉懼。不敢復與爭鋒。故恒避之。初四日己巳。襄陽陷。

李自成入荊州

時蘄黃之寇復與自成合。諸渠帥皆戴自成。及破襄陽。自成分兵陷夷陵。宜城。荆門。向荊州。十二月初九日。甲戌。偏沅巡撫奉惠王走湘潭。荊州士民開門迎賊。賊入荊州。又合兵鄖陽。令馬守應守夷陵。以犯澧常。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

江陰馮生自楚歸。云偏沅軍門某駐荊州。踞上流重地。扼楚蜀咽喉。賊來。不過擄掠鄉鎮。非敢睥睨荊州也。乃賊未來時。而城中風鶴日甚。偏撫奉惠王出城。官民各鳥驚獸散。臘月十六。賊至城下。不費一矢。而自古力戰苦爭之荊州。唾手而得之矣。余輩至岳州。見惠王僦居于民舍。偏撫借寓于民房。竟不敢窺荊州一步。噫。何畏寇之甚也。

夷陵州屬荊州。宜城縣屬襄陽。荆門州屬承天。湘潭縣屬長沙。澧州屬岳州。常德府也。麻城縣屬黃州府。

左兵擾武昌

馮生云。舟至蘭溪。見有自上流來者。傳言武昌兵亂。將近武昌。聞左兵數萬。從漢口搶船渡江。漢口居民逃散。江上舟楫不行。余船昏夜趁風過武昌。泊金沙洲。時臘月十八也。天明。見紛紛逃難者如蟻。皆南走。舟中攜老穉婦女。啼號徒竄者。絡繹皆是。相傳左兵所過。奸姪剽掠。雞犬不畱。武昌城下居民一空。又明日。已掠金沙洲矣。

左良玉避李自成

良玉與自成相距于朱仙鎮。麾下近二十萬。鄖撫王永祚在內。良玉在外。約爲固守。一夕。良玉忽攜大衆

遁去。城中遂不可守。自成尾之南下。荆襄一帶。次第陷沒。而良玉亦無駐足之地矣。與監軍道王石雲相善。作書謀寄家眷于武昌。及家眷至。而良玉與衆兵俱至。搶渡。竟不可遏。而大江南北。慘毒不忍言。城中士民。咸咎良玉召寇。乘夜殺其監紀石雲。亦不敢問。石雲諱楊基。南直安慶府潛山縣人。天啓五年己丑進士。

予思當時自成兵勢固強。然良玉以二十萬衆。攻之雖不足。守之則有餘。何爲乎宵遁哉。吁。大帥如此。天下事概可知矣。

王永祚投江

鄭撫王澄州微服走。爲左兵所獲。賄以二十金。始脫。又被獲。遂自投江。流至二里。得漁人救免。潛住武昌城外。

梁元昌家難

梁元昌。浙江人。選四川敘州府筠連縣知縣。攜家赴任。臘月。舟過武昌。上荊州。爲賊所獲。家屬二十餘口。死者十七人。女與壻皆與焉。元昌僅與一幼子赴水逃脫。踉蹌淒切之狀。不忍言說。

張獻忠陷舒城

正月十一日辛巳。賊陷潛山。二月。陷全椒。四月初三日壬寅。張獻忠陷舒城。此皆壬午年事。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同編修胡守恆。率民共守。後廷訓降于賊。勾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恆督民補塞之。賊射書脅降。守恆燔其書于城下。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恆。刃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改舒城曰得勝州。初六

乙巳。陷六安。六安州亦屬廬州府。

有本州諸生韓光祖。被賊執去。賊以刃脅光祖。光祖抗言。生平讀書。止知節義。城破身亡。誓不偷生。賊怒。斷喉碎屍。殺之。妻武氏。投火死。媳李氏。及一妹。與一女。共投于井。子妾李氏。遭賊割腹。空胎。受禍最慘。次子定策。孫日曦。身被數鎗。罵賊死。而援勦守備王希韓。轉戰深入。被獲見殺。

韓光祖死難事。野乘接書胡守恆。予故續此。則本州疑卽廬州。

胡守恆。廬州府人。宋胡瑗二十一世孫也。崇禎戊辰。進士。是榜同姓三人。胡守恆。胡士昌。及無錫胡之竑也。雖爲各府。俱稱安定先生。後遂通譜焉。守恆初授浙江湖洲府推官。選擢編修。死節一事。實不負上知云。

當時賊窟在英霍二邑。二邑屬廬州。廬爲賊出沒要道。窺伺久矣。然城堅不能遽拔。于是日在舒巢。諸下邑大肆焚殺。巢邑之破慘矣。更有最慘而不忍言者。莫如舒城。舒城。廬之屬邑也。賊踞城中。凡八閱月。人民廬舍。蕩然如洗。止畱一片白地而已。慘哉。康熙六年夏。有業客述此。自言昔在舒巢等處親見者。

張獻忠襲廬州

壬午五月初六日甲戌。獻忠襲破廬州。適督學使者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人。負書卷。衣青衿。雜應試者以進。甲戌夜。獻忠疾馳入郡城中。賊縱火焚之。遂陷。各官俱走。惟知府鄭履祥死之。六月十五日癸丑。逮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光斗。以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二陽。河南鄆陵縣人。萬歷己未進士。

盧謙號芳菱。廬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考選爲御史。甲寅巡按真定。丁艱歸。服除。補職。督學順天。崇禎十五年。流寇破廬州。官紳士庶。或避或降。時謙已在籍。獨服其命服。整冠束帶。危坐宅之中門。賊至。欲屈抑之。坐如故。百方挫折。略不爲動。張目厲聲。叱曰。吾朝廷大僚。豈肯受辱于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尙敢凌侮長官耶。罵不止。遂遇害。詔贈光祿寺卿。廕子予祭葬如例。

先是崇禎八年。混天王等攻廬七日。知府吳大朴固守不下。賊乃去。至是張獻忠聞學使將按廬。遣賊作商賈。分伏城內。俄學使信牌至。獻忠截取之。使壯士僞爲書役。迎學使。中途刺死。自乘高車。令諸將扶擁而入。後以精兵易衿服隨之一。似諸生迎學使狀。時廬州匝月賊無動靜。防禦稍疎。忽報學使入境。急啓門出迎。肩輿已近城矣。從者數百人。皆青衣儒冠。及入三砲甫畢。裹甲忽見。俱執短刀而起。時事在倉猝。咸惶遽失措。各鳥獸散。所伏之賊亦應時而發。大事燬殺。向之號爲鐵廬州者。不終朝失之矣。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止因用貪鄙無能之輩耳。當獻忠四月陷六安。六安爲廬之屬州。勢孔亟矣。學使猶若承平按臨。致賊得以乘其隙。迂腐至此。不亡何待。昔人大敵在前。尙戎服講老子。卒至國亡身死。爲千古笑。這都是一班不知生死的人。

賀一龍陷無爲州

五月初八日丙子。革賊陷無爲州。士民投河死者無算。潁州參將李栩偵知之。伏兵東南二十里。左至。栩以騎兵迎戰。伏兵起。繞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革賊賀一龍已載于前。是賀一龍乃革賊也。而此上云革賊。下云左至。是左卽革賊也。他卷又載革左。革疑革裏眼。左爲左金王。又似兩人。是一是二。未知孰是。姑書以俟攷。

革裏眼入英霍

六月革裏眼諸賊入六安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秋爽復出。歲以爲常。安廬州縣官吏咸攜印篆。艤舟理事。城中荆榛滿路。無復人烟。

張獻忠僭號改元

六月張獻忠襲陷廬江。七月六日甲戌。毀廬州城。八月初四日辛丑。獻忠大治舟艦于巢湖。習水師。十五日壬子。獻忠復陷六安。盡斷州民一臂。男左女右。獻忠謀渡江入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僞寶。選自宮男子爲總兵以下官。

黃得功逐賊

九月黃得功劉良佐逐賊于潛山山中。夜半譟而升。賊驚起失措。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里。斬首萬級。奪驛馬數萬。十月劉良佐再破獻忠于安慶。

張獻忠陷太湖

十二月二十一日丙戌。張獻忠陷無爲州。復陷黃梅。二十七日壬辰。陷太湖。

無爲州屬廬州府潛山太湖二縣。屬安慶府黃梅縣。屬湖廣黃州府。

洪承疇降大清

遼地自東海濱西至薊鎮沿邊凡千四百里。明初廢郡縣置衛以備敵。萬歷四十三年冬西南有星狀如關刀久之變爲彗其形如帚光芒顯燦見百餘日而遼陽陷。四十六年戊午彗復見而瀋陽又失蓋彗乃除舊布新之象也。崇禎十一年正月月中旬遼陽見日圍于弓內有矢射之或云此名日三環主天下兵起是歲遼陽旱蝗秋禾噉盡大清兵陷山東濟南擄德王殺遼東金總戎十二年遼陽復旱蝗秋稻靡遺十三年遼陽大飢父子相食斗米一千二百值銀壹兩七錢然斗斛三倍吾鄉約六兩一石十四年辛巳夏麥大熟百姓稍蘇而洪承疇提兵東征矣先是十三年庚辰大清據遼陽內臣高起潛等不能禦繫獄遂擢承疇經略遼東承疇字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萬歷四十四年丙辰進士總督三秦屢破流寇有功至是聞總戎祖大壽被圍錦州遂于十四年二月提兵八月往援與大清相拒四閱月至十一月退還分守各衛及明年壬午二月會兵共計二十萬復東時大清師二十四萬聞承疇將至分兵圍錦州以大衆禦之承疇率師趨甯遠東三十五里爲高橋堡又三十五里至塔山更五十里及杏山復五十里抵松山過此五十里則爲裏紅山去錦州三十里錦州東俱屬大清地裏山上有石城一座大清兵固守山下平原承疇將駐營大清兵憑高發砲洪師四面受敵難以立營乃退下旣而選卒十三萬遣總兵官吳三桂唐通等十二人將退復進三戰三捷大清師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請兵四王親率精騎萬三千馳至先祭天地次祭海已而登山視兵見洪嚴整嘆曰人言承疇善用兵信然宜我諸將憚之也營北八十里北山延亙數十里四王登其嶺橫窺洪陣久之見大衆集前後隊頗弱猛省曰此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遂星夜令軍士將北山頂中劈爲二狀如刀脊遇石輒命鑿去凡深八尺上廣一丈二尺而下

隘甚。僅可容趾。馬不可渡。人不能登。有墮者。無着足處。不得躍起。濠長三十里。以兵守之。時已爲所據。誅殺殆盡。其西亦濬一濠。卽以土築堡。凡五十里。直接杏山。亦以兵堅守。絕中國之援。惟南濱于海。不必濠守。而東則大清地也。濠守旣成。糧援路絕。有刈薪汲水者。輒爲邏卒所殺。大軍俱不敢出。濠初築時。承疇不之覺。已而知爲所困。然已不能爭矣。遂上書求援。凡十有八疏。高起潛恐承疇有功。力抑之。使不得奏。然大清之據險斷援。以困洪師。固可謂人謀盡善矣。而天意尤有異者。南海湖頭頓起四十餘里。兵不得安營。承疇知事急。移師西旋。大清兵尾其後。師近濠。吳三桂等督衆填壕而過。守者射之。矢如雨下。衆不能支。遂大潰。俱南走海濱。爲大清軍所逼。十三萬衆盡溺死。三桂與唐及麾下材官五百人。乘閒突圍而出。其餘總兵官如曹變蛟。馬如龍等十有一人。俱歿于陣。變蛟昔鎮西安。有禦賊功。衆咸惜之。大清兵旣覆洪師。遂破洪山。獲承疇。承疇不屈。大清主壯而釋之。此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日事。大清復急攻錦州。祖大壽聞承疇敗。大懼。欲降。城中有降夷之衆不從。欲殺大壽一門。降夷者。山北近遼陽人。中國之外爲降夷。降夷之外。卽大清地也。夾處兩國之間。故遼東呼之爲夾道之人。近爲大清朝所逼。歸附中國。稱降夷。俱控弦習戰之士。居大壽麾下。食大糧。頗得其力。至是大壽知不利于己。密遣書大清師。誘之出城。收其衣甲。犒以酒食。盡殺之。大壽乃降。順治初。尙在北京。年八十四矣。錦州旣失。是冬。大清兵入山東。陷兗州府。殺魯王。十六年癸未春。遼陽中左前後衛俱沒于大清。全遼盡陷。高起潛上疏。移吳三桂鎮山海關。承疇子某走京師。擊登聞鼓。上始知有十八疏。謝其殉難。祠于京。祭之。廕其一子。至今遼人呼是役爲洪承疇跨海東征云。康熙四年五月。予在鎮江。遇遼人唐奉山。自言昔在承疇軍中。親見其事如此。

祖大壽字復字。滁州籍甯遠衛指揮。挂征遼前鋒將軍印。總兵官。左都督。康熙五年。子祖永烈爲將軍。鎮蘇州。其軍甚恣。蘇人大被其毒。永烈兄弟俱爲將。

吳三桂。遼東前屯指揮。欽差鎮守甯遠中左中右等處地方團練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唐通字達軒。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人。欽差鎮守薊鎮西協等處地方。專管石古曹牆四路。左軍都督府右都督。

前載十一年十月高起潛敗。十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而此云十三年事。蓋總督在十一年。而援錦或十三年也。

大清兵入塞

十三年庚辰三月。大清兵至義州。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丙申。大清兵大舉入塞。祖大壽合諸軍禦之于錦州。十五年十一月。大清兵大舉入塞。二十四日庚寅。入薊州。閏十一月壬寅。攻河閒。明日分兵向臨清。入霸州。僉事趙輝死之。初九乙巳。入文安。初十丙午。自青縣趨長廬。十一日戊申。入臨清。十六日壬子。入阜城。景州十八日甲寅。入河閒。參議趙珽。知府顏允紹。知縣陳三接。死之。二十二日戊午。攻東昌。劉澤清禦之。遂西。二十五日辛酉。自臨清分五攻各郡縣。十二月初九甲戌。入沭陽。初十乙亥。入沂州。豐縣。殺知縣劉光先。戊寅。破蒙陰。泗水。鄒縣。十二月二日丁卯。自長垣趨曹濮。別將抵青州。入臨淄。知縣文昌時闖署。自焚死。十六年口月。入登萊。駐軍三月。入順得。殺知府言孔嘉。

姜瀉里死難

姜瀉里，字爾岷，別號漢洲，山東萊陽人。給諫塚，行人塚父也。關中文太青先生翔鳳，令萊陽，獨奇其文，首置之，久之不售。天啓末，逆璫建祠，趨者蟻附。瀉里危言侃侃，以此得名。有司或且跡之，急攜家入山，變姓名爲人耕傭。辛未，子塚成進士，令眞州。庚辰，子塚亦舉南宮。瀉里嘗與舊識云：滄海橫流，竊懼我輩欲長守邱隴，亦不可得耳。未幾，北師入薄萊城下，瀉里發砲，中北帥首。北兵爲退舍，亡何，北兵夜襲城。瀉里率親丁巷戰，刃中于臂，被執，索金帛自贖。瀉里曰：吾兒爲清官，聞天下，吾受國恩，死卽死，安得俯仰乞命。遂遇害。時年六十有一。季子坡，從城東趨，至抱父尸大罵，被執去。夜舉火爇北帳，北帥覺，嚮殺之。諸姊妹俱死。訃至，給諫塚方以言事下獄。塚嘆血上書臺省，交疏請釋塚歸治喪。上乃詔褒嘉一門義烈，命冢臣議優典，而史官黃道周誌其墓。

有刀鋸之心者，不墮魄于雷霆；具松柏之志者，不渝音于風雨。姜公父子之謂也。

宋玫殉節附張瑤

宋玫，字文玉，號九青，山東萊陽人。父繼登，官憲副，以廉能稱。玫登天啓乙丑進士，初令柘城，尋調杞縣，以治行高等，與開封司理張瑤爭考選，得吏科給事中，抗章正色，旋丁艱歸，服闋，補職崇禎丙子，偕吳偉業主試湖廣，得士萬曰吉、周壽朋、黃正色、黃文旦等，尋進刑科都給事，遷太常卿，已由大理寺進，至少司空。壬午，枚卜會推，玫與蔣德璟、黃景昉、吳姓、房可壯、張王謨，尋以召對不稱旨，又爲蜚語所中，上疑比私植黨，下玫與房張于獄。革職歸，亡何，北兵入東省，雲擾，玫與同宗吏部應亨輩，經畫守禦，不遺餘力。及城陷，縛玫與應亨相對拷榜，體無完膚，玫始終不屈，遂見殺。

張瑤山東人進士開封府推官會登兵變城破被執瑤揮石相擊遂遇害其妻及子四人俱投井死是年又有大名副使朱廷煥山東人進士闖將劉宗敏傳牌至廷煥髮指擊碎之與衿士分守各門尋賊至圍攻被執不屈賊縛桅杆殺之又有壽光知縣李耿順天進士亦以城陷殺死

宋公早貴任清要列卿秩名位顯赫然竟用蒙難死予角去齒造物者固多缺陷乎然而捐生殉節垂芳千古則天之厚公又獨至矣

造船航海

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北兵入河閒真定閒一日報陷名城二十六處兵科都給事中魯應遴時最錚錚首建策曰航海攻心謂造船三千發兵六萬于登萊東匯航海渡遼在敵知之必速歸救不攻而自去矣首揆票擬特嘉計畫之妙該部看議速奏工部覆曰造船固係臣衙門責任但會典舊例因兵事興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役臣部止認造一千五百上允之着同兵工二部作速起工而擔半卸于兵部矣然起工估計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每船價值計銀二千兩其應支銷錢糧六百萬工部于估計疏曰臣部現今庫藏如洗分任船費亦須三百萬計無所措事又在必行日夕籌躇有河南開封等府積欠臣部料價銀七百幾十萬合無將此一項聽臣措那即日馬上差人再限制起解以爲造船之費可也時開封河堤爲流賊所決城郭現在水底上又允之急移咨兵部促三百萬以需起工之用兵部則曰用兵所需臣部安敢推委但造船三百萬非撚指可就况當此庫藏如洗外解阻絕巧婦安能爲無米之炊臣查鳳陽等府欠臣部造馬價銀八十餘萬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造船支資此現在錢糧無煩設處者也上又

允之。工部初意實欲向兵部措銀幾萬爲起工搭廠規模。不謂兵部止移空文一紙。竟同本部之游戲浮詞。乃乞憐于戶部。大司農曰。現今山東路梗。刻刻有庚癸之虞。自救不暇也。轉叩同鄉。又以勤王四集。閭藏與廐肆皆空。乃告窘于東西江米巷綢布二商。令執票于甯都蘇杭官庫兌銀。應者及百而止。人有千餘。數不上半萬也。亦以零星而止。時已爲閏十一月中也。兵則入山東。連破兗青二府。州縣小城。在所不計。造船之價。銀兩奉旨。其事則宄歸工部。工部恐爲建議者參其泄泄從事。乃於脫殼之謀。以神其變化。上一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經擘畫。奈今九門晝閉。二商裹足。油釘板木。無從置買。匠作舵手。亦無從覓。僱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如之奈何。爲今之計。臣部適差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廠。合無令之帶往廠中。則物料現備。匠人聚擁。商賈湊集。可以計日成功。省臣建議。不致徒托空言也。上又允之。時爲十二月初也。此事已實責在朱正色一身。正色若非金蟬。甯不畏軍法從事。誰知正色之計更妙。談之侃侃。聽之鑿鑿。其疏言。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之恨。人所同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閩運糧腹裹之船。非乘風波浪航海之船也。航海與腹裹版木不同。釘鐵不同。式樣不同。航艙不同。索攬器用不同。人夫師手操駕作用不同。今欲爲此。必須資材于閩廣。營造于海涯。耑責彼處兩撫計日完工。卽從海上駕往而北。以此大事。因材因地。理勢之必然。臣非敢爲膜外視也。疏上。准移勅兩廣督臺與福建開府矣。舊例。省臣上疏。不逾五日落旨。部覆省臣疏。大約十日內至。都屬奏章。則候旨一月也。朱正色之旨。得之于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咨。又已爲二月中矣。至是年九月初。見閩粵兩撫奏稿。極贊科臣之策之妙。後言臣等拮据理極。欲起工建造。但今北兵已出海。宇澄清。造船之說。不必議可也。奉聖旨。是。

誌異

壬午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庚申亥刻。拱極城刀仗有光火一寸許。

徐亮工字虞欽。江陰人。崇禎庚辰欽賜進士。授陝西延安府吳堡知縣。時秦寇日熾。其地有怪鳥。鳥身人面蓬首。若飛至縣。或鳴或棲。不久流賊必至。而城被屠矣。鳥狀如梟。

無錫實錄云。夏秋之交。疫癘大作。萬民凋瘵。兼之凶荒相繼。殞殮爲艱。枯骸暴露。幾徧郊野。

附記

錫邑諸生逐縣令

明季無錫諸生。每歲免糧銀五錢。無田可免者。則與之銀。謂之叩散米。待士可謂厚矣。時知縣龐昌允。字爾祚。號再王。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米不時發。諸生杜景燿等。約同學扶昌允出西門。故事。縣令出西門。卽不得復入。時諸生以紙大書云。逐出無錫知縣一名龐昌允。不許復入。用硃筆榜監粘于蘆蓆。爲牌擊之。將吏役笞散。扶昌允出。卽閉門。昌允訴于撫臣。撫臣調爲嘉定令。久之。止逮五六人。革其衿。竟不寘重典。亦異也。此雖龐令之過。而諸生之橫亦太甚矣。時以流寇蹂躪江北。而江南頻年洊飢。故當事姑息如此。不四年。役隸威加。衿士非復昔日優文之象矣。迨順治十七年庚子。撫臣朱國治。以錢糧事奏銷。三吳紳衿多黜。是勢極而反。天蓋有以報之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九

崇禎十六年癸未

元旦失朝新史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恐天子早臨。廷臣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肅班矣。肅班而鳴鐘。鐘歇而聖駕登殿。靜鞭嚮矣。鞭嚮而兩班廷臣有容無息。有意無聲。仰瞻殿上。祇見千百紅袍。掀袖示令而已。乃癸未年春正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輔周延儒。武班止一勳臣。舊例。鐘鳴則東西長安門俱開。朝臣俱擁擠在外。因諭開門。而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作踉蹌狀。十少五六。勉成禮焉。延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誤。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

祭十二陵新史

祭天壽山上陵也。十二陵每陵遣三品官主祭。部祭則六品以下二人。又勳戚一人。爲擔土加墳事。舊例也。余隨少司馬馮鄴仙上德陵。將入紅門。輿騎俱輟。總戎戎裝。率兵萬二千人。跪迎。軍容壯麗。營伍整齊。紅門之左。設兩鑼。徑有五尺。聲如雷發。入則反得乘騎。神宗定陵最近。外凡入者。先瞻焉。外暨大方石碑一座。細睨之。四面無字。各陵皆然。內有饗殿九楹。殿內祭品豐潔。樂器飭齊。俱籠以黃紗幔。後則露臺一座。臺設大爐。燭高約二丈餘。元門扃閉。梓宮所由入也。墓門在西側。白石爲之。闊五尺。高亦約二丈。厚尺許。元宮之巔。爲殿五楹。中立硃漆方石碑。高丈有五尺。廣四尺。金書神宗皇帝之定陵七字。爲堦爲壁。爲

地皆竹葉瑪瑙石。斲之後則寶頂草樹蒙茸不可入矣。出南西行。經長陵。成祖也。爲主穴。居中。再西爲永陵。世宗也。規式各陵無二。惟永陵之松多偃地而延蔓如蛇如藤。過河越澗。行者履跨其上。皆剔牙松。松鼠成羣。以萬計。康陵則在三十里外。凡上此陵。必先一日行。翼日遊玉泉寺。山以泉石勝。西十里遊香山。山以殿刹勝。來青軒可坐視九門雙闕。偉觀也。下山游碧雲。金碧輝煌。川巖翠嶺。兩者兼之。觀止矣。天壽山之得名。世謂御體所藏故也。不知太宗一日駐蹕飲酒。適當萬壽之期。羣臣等上壽。美其名耳。

周延儒附吳昌時

癸未三月。故禮部儀制主事吳昌時。爲吏部文選主事。署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尙書鄭三俊。問鄉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也。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六人。故事。例轉科一道。二昌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爲驅除地也。四月。御史祁彪佳劾昌時。劾制弄權。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參之。鄭三俊自引咎罷。以誤薦吳昌時也。

四月。時大清兵久在內地。上特命周延儒以閣部督師。斷其歸路。大兵勢大。延儒畏。不敢逼。適天氣漸炎。大兵大獲而還。延儒偵知之。奏捷。加封太師。有山人題詩譏之。曰。敵畏炎熇歸。思催黃金紅粉盡。駝回出關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捷來。旣而臺省交章論列。延儒受賄。縱敵出口。上頷之。五月。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參昌時及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

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御史蔣拱宸、何綸亦交劾之。

七月。召山東兵備雷演祚。與山東總督范志完。面質于中左門。先是。演祚入朝。面奏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及金銀鞍馬行賄。上命逮訊。至是。逮至面質。上問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上問演祚曰。爾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演祚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爲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賄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卽命逮董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上斥其妄。因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

上自訊吳昌時於中左門。拷掠至折脛。乃止。

徵周延儒聽勘。初。延儒再召時。庶吉士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上亦虛己以聽。溥旣沒。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昌時輩。以至於敗。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

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延儒當中外交訐。無能爲上畫一籌。然受主眷深。故其罷內監。撤廠衛。諸璫日夜乘閒媒孽。上俱不信。延儒益忽之。迨視師行邊。上意稍移。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至是吳昌時事。聖怒遂不可回矣。

延儒之再召也。以賄進。亦以賄敗。以內官進。亦以內官敗。以昌時進。亦以昌時敗。

予聞一老兵云。一日。大兵失道。誤入淖泥中。諸將喜而困之。延儒檄至。縱焉。上逮張國維。國維過蘇。蘇人生祭而哭之。國維曰。勿憂。吾現有周相手書在。令吾放敵者。至京。國維果免。

周延儒續記

宜興再召通內而贊幣帛者馮涿州也。奔走而爲線索者太倉張溥、嘉興吳昌時也。擘畫兩年、綸紱始下。時爲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月。陛見相得甚歡。呼先生而不名。首復註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次釋漕欠。并蠲民間積逋。會憂旱禁獄。戍遣以下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處減現年兩稅。于宗室保舉破格拔異才。修練儲備。嚴覈討實事。凡捍禦凡民生。凡用人理財。無不極其討究。極其調劑。至望恩請卹。昭忠銘節等事。向期期不予覆核。至再。以限于格。限于分。阻滯停閣者。沛然弗吝。天下仰望風采。考選四十六位。悉登臺省。以示寵人。亦樂歸之。誦太師者無開口。使天意向平安。在非救時之宰相。時吳昌時職儀制。必欲調文選。握百僚遴次黜陟權。奈正郎從無調部者。昌時挽延儒。必欲得而後已。延儒查例。世宗時文選病故。武庫正郎調入。又天啓朝鄒維璉匪石。以職方郎調稽勳。援兩故事。冢宰鄭三俊素不肯。依違于延儒者。以昌時故而具題。十五年八月入司。時當臺省年例。故例省一臺二。無踰額者。昌時以臺十省六。省爲范士髦、韜菴、李士焜、又白等。臺爲陳蕙、鳴遲、姚應獅、磊齋等也。一時哄然。然昌時棘手初試。延儒主裁于上。惟弭耳就職耳。昌時于是事權在手。呼吸通天。爲所欲爲矣。昌時與張溥同爲畫策建功人。淮安道上。張溥破腹。昌時以一劑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兩人也。其忍心如此。壬午十月二十日。爲延儒半百之誕辰。擬舉觴。大內周后以皇親雲路通譜。備壽儀。外廷則盡文武偏海內。爲延儒添籌矣。不意初十下午有北兵進口之說。延儒不信。曰：邊塞將佐爲糧儲劫司農。常套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延儒以坦衷處之。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踉蹌而來。小保定告陷。大清兵大隊南下矣。蓋大兵實係初十日五更破薊州。卽

闔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爲無是說也十三早辰齋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礮而揚其刃者馳南畿輔左右獸駭禽飛上震怒謂邊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郵牒無聞塘報不發兩撫一鎮悉逮而繫之獄誅之怒猶未釋兩撫馬成名潘永圖一鎮唐鉞也上日坐文華殿勅有獻策直入毋禁董心葵輩親承聖語後有一逃奴貉裘錦衣入門亦蒙賜點主乃勳衛當獲特奏梟之而止九門晝開文武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二十六名城延儒爲之無色聊效楊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法道場于石虎衝衙口上睦誦法華經第七卷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六年正月朔日禮應輯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闈亦無言及至三月初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給憑未領及外轉陞出司府等官不下百五餘人亦俱結隊而去蓋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年二月日將二百身不解甲鞍不離馬乃于三月初一入莒州城養馬于野人皆休臥如是者匝月莒州境四面高山春暮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日下午上臨平臺召三相國詞色俱厲云朕欲親征延儒跪曰臣願代皇去上不言仰視側搖其首延儒起陳演繼之曰首輔閣務殷繁臣可去上仍側搖不言陳起蔣德璟下跪曰臣實可去上又側搖如前蔣起延儒再跪請出上冷笑曰先生果願去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卽向東行慎勿西轉當時不得不謝恩而出東至齊化門權宿城樓題請隨征科道兵科方士亮御史蔣拱宸兵部職方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亦隨行初六日至通州而大兵之自南而出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橫排擠擁車載騾馱不盡是蘆橋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嚮延儒在通城則受四鎮之拜師四鎮則輪設絳帳之脯席隨征四臣

從延儒而傳食四鎮。四鎮又赴隨征四臣而陪酌延儒。延儒之客席已徧。先上爵于勤王四鎮。祝凱歌。後洗爵于隨征四臣。祝紀錄。一月來日未遑也。朝晚進二疏題。皆飛報大捷。實未嘗出城數武。爲濠外窺一矢相加遺也。後人有賣放出口之說。不亦冤哉。五月初六日。大兵無留影。延儒同日夕會飲者。慶太平。又四日。整歸鞭。時爲初十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握。慰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賚閣臣羊酒。陳蔣辭。謂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愧。遂收成命。延儒亦權辭。竟同陳蔣准允。時浩州知州武進吳方思。蓼堪入覲在京。見邸抄。頓足致慮。曰。聖眷替矣。十八日。諭禮吏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其儀。俱駁。情禮未合。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臺候旨。屆期接出。則首輔周延儒。奸貪詐僞。大負朕躬。着議處回奏。時延儒尙臥內閣。兩人扶出。小轎而歸。明日。各臣會集西掖左府空室。向其顧盼。而驕語衆庭者。今則不啻口冒之矣。旨意落于勳戚。疏亦略存體。餘皆已有旨也。六月初一。辭陞于前門之碁盤街。仍賜銀一百兩爲路費。後參之者日甚。在當日之最暱者尤甚。如袁彭年之類。彼各自爲地。恐他人參之也。蔣拱宸則又有說。考選時意欲得省。時值一萬。蔣只六千。以西臺與之恨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興也。朋比一疏。并及昌時。七月二十五日。親審文華殿。卽日緹騎南下。逮延儒。十月初八。抵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衝邊。不報。十二月初七日。五更。延儒賜縊。昌時棄市。齋勅大金吾。駱養性。向在閣日。金吾必拜延儒爲老師。以便稱呼。今延儒囑付乃弟。後日事。絮聒不已。駱欲回奏。恐遲刻。闔其楯而跪于中庭。亟呼曰。老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卽日得旨。復來解縊。若十三年之薛國觀。則停解一月。蟲出戶外也。延儒再召之局方結。

涿州馮銓與延儒同年。年相若。初時有同衾之好。後結兒女親。已巳逆案。居前列。今爲延儒致力者。冀寬一網。復然計也。奈上于此舉最爲得意。急投不得。緩引不得。延儒亦竭盡苦心。三年來如一日。竟無從啓齒。不謂徒以身殉也。延儒再召。卜行有日矣。一夕。夢故妻吳氏大哭于前曰。勿入京。入必有禍。延儒弗信而行。果符所夢。或云其子奕封夢母云此。

審吳昌時字來之甲戌進士

明朝會試十八房。簾官舊例八翰林六內科。吏禮與兵之職方。其一人爲戶刑工三部輪值者。職方郎之所以必與。以其勞而責重。三年海晏。軍國荷賴。會簾一席。酬之。世宗以來皆然也。癸未科春闈愆期。擬于八月舉行。職方尹民興。楚人也。至七月。誓不復一疏。恐逢聖怒。不得入場。兢兢捧玉。得門生而後快。二十五日上。忽御文華殿。親識蔣拱宸。參周延儒。與昌時。朋比爲奸。疏中所及之名。凡延儒四月視師時。題請隨身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興。戶部劉嘉績。臺中郎蔣拱宸也。皆與審。又延儒門客董心葵。亦在焉。取東廠及錦衣衛刑具以候。昌時受刑。已盡全套。疏內諸款皆承認。又問董心葵。延儒得銀起用爲幾人。曰。不記也。時御案有縉紳一部。自上擲下。則福建道施元徵一葉向上。啓奏曰。福甯道施元徵是也。時緹騎南下。昌時亦撼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又差齋銀官二十。今兵銀竟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奔北。初交兵。固有失銀之事。後各將用命。仍復大捷。帝震怒曰。那有敗而復勝之理。喝聲打。司刑者將拱宸當頭一下。紗帽爲裂。帝憤恨。推倒案桌。

迅爾回宮。跪審諸人。一無發落。錦衣衛慮卽覆審。俱不放縱。盡其人而繫之獄。尹民興不得回部。大司馬張伯鯨以職方印照例送協贊員外王永積。後永積遂謀入會簾矣。

宋應亨不屈

宋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中天啓乙丑進士。初令清豐。擢禮部主客司主事。遷吏部。歷驗封考功稽勳文選四署。尋轉稽勳郎。甲戌歸。踰六年。長子成進士。授杭州理刑。應亨教之曰。毋束濕。毋草菅。毋長莠。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大兵破臨清。應亨率士民守萊陽。北隅單弱。捐千金建甕城。浹旬而畢。大兵至。應亨獨當一面。懸賞募死士。夜劫營。大兵拔圍去。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大衆拚至。避北城。不攻。次日辰時。由城東北緣雲梯上。應亨平巾箭衣。驅家僮巷戰。家人令易帽。不可。戰良久。家僮死者三十餘人。應亨項中一刀。被執不屈以死。後太史王崇簡弔之以詩云。拜手松楸酒一杯。傷心灑淚踏蒼苔。寒林風起山光動。衰壑雲移海氣來。泉路幾年空夙恨。人閒此日有餘哀。高蹤已自成千古。夕影淒淒照草萊。聞者傷之。應亨死後。詔贈太僕寺少卿。長子名璜。字玉仲。登鄉試榜。次子名琬。字玉叔。中丁亥進士。尤善詩。陝西浙江副使。

北都崩解情景附記

崇禎末年。北京人有只圖今日。不過明朝之意。貧富貴賤。各自爲心。每云流賊到門。我卽開城請進。不獨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勢矣。午未之閒。大兵入京。都城戒嚴。上發內帑錢數萬。命諸營千總。每人領錢幾千。分授守城兵。每兵二十錢。兵領出。以指彈錢曰。皇帝要性命。令我輩守城。此錢止可買

五六燒餅而已。既而內不發錢，使京中富家出錢養兵，如白金之家，出銀五錢，卽妓家亦出五錢。上云：一家豈無二三妓？其家可出五錢，以故人心益離，而事自壞。謂皇帝欲守天下，而徵及妓銀，時事可知矣。後李自成破京，取銀十七庫而去。

當時政弊民玩如此，申酉之變，不蔡可燭。

蔣臣奏行鈔法

癸未六月，召見桐城諸生蔣臣于中左門，臣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錢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搗錢造鈔

從來京師錢價紋銀一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只在零十與二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賣至二千矣。夏秋閒，二千幾百矣。宣問賤之所由來，云私錢操入過多，乃于九門特點御史九員督理其事。街衢錢桌有私錢一文、笞二文、徒三文、遣四文外，斬矣。其價限定一兩六百多一文，亦斬。復設石臼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卽刻搗碎，以絕其影。有夾入搜獲，必斬。小民貿易存剩，許送納御史臺獎之。令至嚴也。白設官坐以待，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者。清對無聊，各西臺不得不出自己橐，買私錢以搗之。辰出午飯，必使班役持錢三四千，或五六千不等。日費兩許，將碎錢積于臼杵之間，爲人觀看。匝月餘，舉以報命。云私錢收完，錢價頒定，塞責而已。而民間之錢價下趨無抵也。凡賣錢諸處，對面現付，必如欵限，如一兩可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于桌下私授，或少轉來取，以廠衛多人曾有照常交市擒去。

梟首故也。于是決意行鈔。省中條議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造之之費省。一、行之之途廣。一、齎之也輕。一、藏之也簡。一、無成色之好醜。一、無稱兌之輕重。一、革銀匠之奸偷。一、杜盜賊之窺伺。一、錢不用而用鈔。其銅可鑄軍器。一、銀不用而用鈔。其銀可入內帑。上大喜。卽刻造鈔。立發儀制司。從來解入之硃卷。與宗師優劣科歲試卷。爲鈔質之資本。押工部收領。限日搭廠。揆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罪。工部查得二祖時典故。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也。產于遼東。今有紙而無皮。無從下手。乃令工部召商。商人皆京師大奸棍。具疏願領銀百萬往遼買回。上又責之工部。時流賊渡河之信已確。已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中事也。嗚呼。鈔法固善矣。惜其行之不早耳。

上用銅錫木器

癸未十月。上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李自成陷承天府

癸未正月。李自成陷湖廣承天府。巡撫宋一鶴守城。下城巷戰。揮刃擊殺數賊死。一鶴號鶴峯。順天宛平籍。北直保定府清苑縣人。崇禎三年庚午舉人。巡撫都御史承天破。標下有願負之出奔者。一鶴堅持不肯。卒自刎死。江陰馮生在楚蜀時。又聞被執。罵賊死。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當屠爾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

蕭漢號象石。江西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鍾祥知縣。五載俸滿。行取。聞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豈可卸擔。遂以護陵保土。自請于撫。按免覲。壬午十二月十一日。賊逼境。破關廂入。咸失色。漢奮呼臂曰。此

正鍾令刻死之日也。入署。奠辭家廟。出絹帨。勒令衆媵自經。曰：男忠女烈。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城中億萬生靈。敢愛此三十二口。并兩雛子。于是揚鞭直指。擐甲登陴。重懸賞格。殺賊三千餘級。越六日。賊復大合。幾百萬。薄內城。相持五晝夜。至癸未元旦。漢擲劍向北泣拜。曰：臣力竭矣。急衝圍奔陵。賊亦踵至。漢挺身大呼。鍾祥知縣在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卒挾之前。漢引頸就刃。賊曰：砍首。應云：即砍。賊曰：剝皮。應云：即剝。賊遣僞官元圭說降。以管夷吾、劉青田爲言。漢應之曰：管仲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日。郁離子痛鱗介之易我衣裳。從龍淮左。我正值聖主英明。金甌無缺。事不相同。死即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不忍殺。批片紙。令亂箭射死。蕭知縣漢即袒胸以受。寂無半鏃相加。旋有票送吉祥寺僧寮。至則羅列美饌。小賊一人主之。漢大罵不食。求死轉急。覓死且不可得。偶于圓定覓剃刀藏之。因取敵紙書楊椒山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又別錄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兩言。紙窮投筆起。復拾土塊從壁畫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十字。隨時對壁自刎。血橫濺字。時正月初五日也。士民買櫛致誅。就寺地瘞之。

賊陷承天府。改曰揚武州。遣僞將王克生決顯陵求寶。僞知州張聯奎多備鍬鋤。獻策求歡。賊方舉事。歛風雷大作。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頭一擊。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城諸生。其妻何氏。固以貌都爲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也。克生抓去。不知所在。衆賊驚散。闔大懼。遂不敢動。一云諸賊發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分兵陷潛江京山諸縣。

何氏守節而死。聯奎媚賊而亦死。一流芳。一遺臭也。然聯奎大損名節。有負其妻。當頭一擊。快哉。閱

此知州官不如縣令。男子不如婦人遠矣。

附記二異

二異者何。一墓中人。一無頭人也。賊陷楚豫諸省。每決陵求寶。一日發陵得二美人。蓋宮妃殉葬而猶未死者。美人復見天日。喜甚。既入室。大笑而卒。以久閉元室。陰風土氣沁入肌骨。腹餒體柔。一遇風日。陽氣即散也。

流寇盛時。鋤刈人民無虛日。一人遠歸。距家三十餘里。天雨且暮。投宿野邸。旅主云。舍後有屋兩間。予弟宿內。恐驚若耳。其人曰。予生平無所畏。獨畏汝弟耶。及進門。閉扣之。不應。門忽啓。心怪之。及入視。啓戶人乃無首者。其人大駭而仆。旅主笑曰。汝云不畏。何乃爾乎。因慰之曰。勿畏也。昔吾弟遇流寇。斬首而去。時麋鹿諸獸羣集。將衆尸分噉。遞及吾弟。一神人止之曰。勿食此人。錄上無名。尙有四年陽壽。不應死。羣獸散去。弟因自撫其首。已無矣。喉間止一硬管而已。昏夜趨歸。與予同臥。談遇賊事甚悉。及旦。予見弟無首。大駭。然竟不死。飢則啾啾有聲。用茶匙沃食管中。飽則無聲矣。又能織蓆。亦異事也。

昔唐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仍不死。飢渴卽畫地作字。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及期果卒。

監左帑龍舒。嘗言親戚遊蜀。路經湖溪。晚投一店。忽見左側一人無首。駭以爲鬼。主人曰。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患瘰癧。頭忽墜。脫不死。自此每所需。則以手畫。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

宋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憩于潘姓家。聞旁舍嘖嘖有

聲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屨。運手快疾。刁大驚。潘生曰。此吾父也。宣和庚子。嘗遭賊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殮殯。用藥傅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

無頭而活。其說近誕。恐世不之信。故附載三事于後。乃知古今奇異。何所不有。

李自成屠黃陂

癸未正月十日乙巳。賊陷雲夢。十一日丙午。陷孝感。十一日丁未。李自成。羅汝才。至黃陂。知縣懷印走。賊設僞令。黃陂士民殺僞官。賊怒。反兵屠之。夷城垣爲平地。十三日戊申。陷景陵。賊別將陷德安。自成馳檄黃州。指斥乘輿。僞托仁義。以誘遠近。僞示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語。愚民皆感之。李巖復私作民謠。令黨誦之。云。穿他娘。喫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以故所至風靡。黃州守將。棄城東下。掠江上客舟。大擾江南北。方國安諸將屯漢口。

左良玉避自成

正月。李自成大隊逼漢陽。左良江牽衆二十萬。自金沙堵下九江。遂至蕪湖。良玉旣避賊東下。沿江縱掠。降將叛兵。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留守諸軍。盡列沿江兩岸。不問爲兵爲賊。皆擊之。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羣賊始散。

三月。傳制襄城失守。明法具在。左良玉憫其久勞行閒。責令圖功自贖。方國安。陳可立。革職充爲事官殺賊。

馬世奇入對

癸未。李自成。張獻忠。益熾。上不時召對羣臣。馬世奇對曰。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于相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壘。再苦于宋一鶴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勦兵安民爲辭。一時愚民被欺。望風投降。而賊又爲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自從督撫鎮將約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上載李自成馳檄誘民及左兵擾民等事故特錄此

徐標入對

癸未五月。召巡撫保定右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淮江來。數千里。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卽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歎歔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致備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復上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皆善之。標受事不久。而數數召見。蓋閔念飢民。欲得其詳也。

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藩。實皆棄城而走。勅諭各藩。并覈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皆不問。

李貞罵賊

二月初六日庚午。李自成遣賊攻麻城。城空無人。十九日癸未。自成攻陝縣。知縣李貞率士民堅守。賊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厲聲叱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妄殺何爲。罵賊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于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劓之母喬氏及妻俱死。

李自成陷常德

三月。湖廣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王。時湖廣諸蠻獠俱伺隙。土寇勾引攻掠。盡歸于自成。三月。澧州土賊勾自成陷常德。常德富強。甲湖廣。積粟支十年。官吏遇賊皆犇。士民無固志。遂陷。自是辰岳諸府相繼告陷。而雲貴路梗矣。

李自成襲殺左革

癸未二月初十日。自成襲殺革裏眼及左金王。并其衆。時羣賊俱歸自成。聽其約束。惟左革二賊恃其衆不相下。自成因置酒宴之。殺之于席上。革里眼名賀一龍。

李自成殺羅汝才

三月。自成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鄖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自成。初。汝才聞顯陵之異。以天命未改。潛謀歸順。欲殺自成獻功。尋以印馬分營。起自成疑。至是。四月。自成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譁。自成以大隊兵脅之。七日。乃定。併其衆。汝才。陝西延安人。多智而狡。賊中號爲曹操。初。隸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自成兵長于攻。汝才兵長于戰。相倚爲用。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羣賊推自成爲奉天倡義大元帥。號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汝才嗜聲色。所至郡

邑輒擇子女之美者。後房數百。女樂數部。珍食山積。酣燕歌舞。自成每噓之曰。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元珪爲謀主。每事取決焉。自成并殺珪。汝才死。所部多散亡。部將楊承祖。素驍勇。牽衆盡走鄖陽。投守臣徐起元。起元守鄖數年。處強敵之間。竟保殘疆無恙。皆羅兵力也。猶在澧聞變。自成調其兵回襄。不從。五月復攻袁時中。殺之。小袁營遂滅。

他書載三月十一日甲辰自成殺汝才。而史略與編年則載四月內。予謂自成三月初十殺左革。明日復殺汝才。恐未必如此之速也。

李自成擅號設官

癸未四月。自成旣廣收部曲。羣賊俱奉號令。遂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掠郡縣。俱改易名號。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旣而連陷荆襄鄢郢。席卷河南。有衆百萬。始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自稱倡義大元帥。爲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四品。威武。五品。皆將軍。七品。掌旅。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授將帥田見秀。劉宗敏。賀錦。張鼎。黨守素。辛思忠。谷可成。李友任。繼忠。吳光義。劉芳亮。劉希堯。李過自成親姪等兵。共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每隊立一標旗。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旗。纛皆用黑。左右前後。分用黑白紅黃色。而纛隨之。自壬午年夏破荆。初及防禦使。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自成。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諸官屬。侍郎則喻上猷。蕭應坤。楊承裕。郎中徐丘。王家柱。鄧巖忠。從事顧君恩。郭附龍。傅朝升。防禦則孟長庚。陳蓋。李之綱。吳大鴈。黃閣。金有章。府尹則張虞機。姚允錫。牛侗。劉蘇。鄧璉。劉茂先。又使任光榮守

荆、蘭、養成守夷陵。王文耀守澧。白珏守安陸。葉雲林守荊門。謝世龍守漢川。馬世太守景陵。高一功守信陽。周鳳梧守禹州。兵鋒所至，人心皇皇，皆棄城奔走。大江南北，人無固志。

自成封崇王，爲襄陽伯。邵陵保甯肅甯諸王俱降賊。改封伯。諭上猷薦列荊州紳士，自成下檄徵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僞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堦死。楊承裕勸進，牛金星不可，乃止。

鄖陽古劍

癸未二月初七日庚午，鄖陽府天馬山崩，出古劍一口。上書云：包家大奴兒弓，神機妙火震浮空。馬陷門內，木子死，羅挂灘頭僞滿山。九九數盡，取出青鋒。洪武二十二年，青田劉基造。四月初六，行都司地平板下，尋出火藥四十六簍，鉛子六簍，上書包都司制。以此擊賊，殆無虛發。按劉青田卒于洪武八年，今古劍之說，不知何據。然是月十一日，羅汝才即被殺，尋自成犯鄖，敗去，則馬陷句似應李闖，羅掛句似應羅汝才曹操也。

高斗樞守鄖陽

鄖陽鄰界秦蜀，左右荆襄，楚之極孤危地也。自鄖撫南奔，城日夜耽耽環攻之者，動經旬月。賴荆南道高斗樞竭力守禦。四月初旬，賊數萬至城下，四面皆築高臺，爲坐困計。我兵盡毀其臺，又銃炮傷賊萬餘，賊乃遁去。以次漸復均州、穀城等州縣。又傳檄四方，諭以賊必可滅，好義士民多有應之者。

李自成陷保康

四月丁酉，自成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保康縣屬鄖陽。辛丑，自成遣僞將之禹州。禹州守將先期具禮

迎賊。賊設僞官之任。廿一日甲申。下詔厲將士討賊。告諭天下。

是月初一甲子起。有癸酉。無丁酉。有丁丑。無辛丑。再攷。

顧君恩議取關中

癸未五月。李自成在襄陽。所造宮殿皆傾塌。遂移屯鄧州。益兵攻鄖陽。爲官軍所敗。復退屯襄陽。與羣賊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永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自成從其計。遂拘鐵工晝夜造鐵鈞釘各萬餘。謀入潼關。越隴山險。先是自成好掠。牛金星勸以不殺。遂嚴戢其下。民間稍安堵。輒相誑惑。無有固志。六月自成大造舟艦于荆襄。

顧君恩拔貢。爲僞吏政府選郎。後自成入秦。取趙。破京師。俱如君恩計。亦賊之有才智者。

張獻忠欲入蜀。先于巢湖習水師。李自成謀取秦。併于荆襄造舟艦。俱欲止南兵不上。且使秦蜀不戒也。二賊聲東擊西。詭計略同。

孫傅庭攻拔唐縣

癸未五月。詔孫傅庭作速勦寇。六月十五丁丑。立賞格購李自成萬金。爵通侯。購張獻忠五千金。官極品。世襲錦衣指揮。餘各有差。進孫傅庭兵部尙書。總制勦賊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總師七省之印。九月八日。己亥。傅庭決汝州。僞都督李養純率所部降。知賊并兵守寶豐。傅庭遂攻寶豐。十一日壬寅。自成來援。白

廣恩、高傑等戰却之。傅庭曰：寶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拔之。斬僞州牧陳可新等數十級，遂以大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盡殺賊家口，賊營痛哭，誓殺官兵。

官兵禦賊以來，有三快事：一擒高迎祥，一射自成目，三殺賊家口。三者傅庭實居其二。後雖有潼關之敗，然兩大功不可沒也。但養純之降，實爲通賊。張本古云：受降如受敵，奈何輕信以致敗邪。

孫傅庭逐李自成

孫傅庭既拔唐縣，壬寅自朱仙鎮而南。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士馬俱飢。或勸旋師就運，傅庭曰：軍已行卽還，亦飢當破一縣就食耳。十三日甲辰，復陝縣，縣俱窮民，集騾羊二百餘，頃刻食盡。自成將步騎萬餘逆戰，官兵前鋒擊斷自成坐纛，進逐之。自成奔襄陽。

此戰差強人意

孫傅庭汝州大敗

癸未九月大雨連旬，孫傅庭軍乏食。二十一日壬子，兵譁于汝州，降盜陰通自成。二十二日癸丑，自成率精騎大至，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自成驅大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官軍死亡四萬餘人，喪其軍資數萬。傅庭故將家子，然不知兵，好大言，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自成欲誘致之，每戰輒匿精銳，驅難民當前。因是多所斬獲，傅庭志益驕，屢疏奏捷。且上言有自賊中逃回者，言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憂。上信之，因召對羣臣，出傅庭疏示衆。兵部侍郎張鳳翔獨言

賊素狡多詐。示弱不可信。且傳庭所統皆良將勁兵。不如爲陛下留此家當。上目攝之。羣臣窺上意。爭請命傳庭進剿。至是果敗。乃削傳庭職。充爲事官。扼于潼關。加白廣恩陝西總兵官。提兵援剿。進士程源疏言。殲大寇必圖大舉。合數十萬之衆。八面而齊攻之。誰應援。誰聲實。誰牽制。誰批腹。着著照應。使之疲于奔命。救接不暇。然後可一鼓而擒。乞勅傳庭憑關固守。勿事浪戰。書奏不省。

大雨乏食。天時人事可知。然聞岳家軍猝遇敵不動。故撼之甚難。未有一日走數百里者。卽自成敢于疾追。亦熟知官軍無紀律耳。不然。彼獨不畏陷于伏乎。是秋馬世奇主武闡策略云。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此之謂也。雖然。乏食軍譟。先自敗矣。豈必待盜之通賊以哉。前所載官兵敗賊。或斬首數十。或數百。至千餘而止矣。卽追逐亦不過數十里已耳。夫以數萬及數十萬之賊。而僅斬其千百。亦何關勝負。况未必殺賊精銳。或以良民冒功乎。茲之一敗。則馳走四百里。死亡四萬餘。何多寡遠近相去若是。軍形賊勢。強弱勝負。于是乎見矣。

李自成入潼關

十月二日壬戌。一隻虎陷闕鄉。卽自成姪李過也。疾走至潼關。獲督師大纛。初六日丙寅。以纛紿守關者。乘閒突入潼關。官軍大潰。一云孫傳庭率兵十六萬。與賊大戰于潼關。賊將戰宗敏。用誘兵計。將良民居前。佯輸數陣。傳庭遂輕之。十月初六日。開關延敵。賊伏精銳關前。驍將賀錦。辛思宗。谷可成。劉希堯。任繼榮。十餘人。俟傳庭追入伏中。砲發。伏兵四起圍困。又先以五千賊詐降。至時。內外夾攻。我兵大潰。傳庭單騎走。賊遂入潼關。竟抵西安。西安不守。時蓋十月十一日也。十五日自成卽王位。既定西安。卽發兵十萬。

金銀五十餘車。往甘肅延綏臨洮等處。

自成西行陷華陰。傅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自成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屠之。傅庭歿于陣。渭南知縣楊暄被執不屈死。自成陷華州。初八戊辰。陷商州。商維巡道黃世清死之。自成屠商州。二十四日乙酉。陷臨潼。巡撫馮師孔不屈死之。西安陷。按察使黃綱自盡。指揮崔爾遠投井死。秦府長史章世燭自經死。紳士死者甚衆。原任山東巡按御史王道純。都司吏邱從周等。俱罵賊死。參政田時震。不受僞職死。解元席增光。宗室舉人朱誼泉。俱投井死。原任磁州巡道祝萬齡。深衣大帶。至關中書院斯道中天閣下。哭拜宣聖。從容自經死。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餘吏民皆相率降于賊。

初。自成席卷楚豫。雖有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至是入秦。據百二山河。遂不可制。居秦王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擁資百萬。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戶部尙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之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假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犒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書上不報。至西安陷。秦藩府庫盡爲賊所有。自成分徇諸縣。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自成改西安爲長安府。榜掠巨室助餉。十一月。考校州縣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屬。二等州縣。三等佐貳。

孫傅庭夫婦死難附喬元桂等

孫傅庭。號白谷。代州人。長身伉爽。才武絕人。能左右射。中萬歷己未進士。授永城知縣。調商邱。有能名。甲子。爲例考官。行取吏部主事。歷封功勳。選四司員外郎。中爲順天府丞。以邊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癸未。加兵部尚書。賜尙方劍。總制各省。督師剿寇。會天霪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公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歿。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沈于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牆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趺入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標下監軍道副使喬元桂。同日死之。元桂。定襄人也。同里進士馮訥生。作潼關行紀其事云。是晦潼關既破。三秦頓失。西安知府簡仁瑞。四川舉人。被擒。不屈。罵賊最烈。賊揮爲數截。死。都司書辦邱從周。遮道罵賊。賊擒至。罵愈厲。剜其眼。罵如故。割其舌。去其齒。寸磔之。罵始絕。秦府左長史章尙綱。投印井中。赴秦府端禮門外。再拜自經死。

傳庭死事本末。得之梅邨吳偉業。前載章世綱。此載章尙綱。意尙綱爲是。

吳從義赴井

吳從義。字裕強。浙之山陰人。曾夢長者撫其背曰。歲寒松柏。其在斯乎。予字而歲。青寤。遂更焉。崇禎十二年己卯。舉順天鄉試。十三年進士。遷長安令。秦地兵荒。洊至千緡。不能得升粟。公設法賑貸。秦民賴之。以生。廷議以寇盜充斥。裁縣簿。設練總。募邑中丁壯。隸之。公躬自訓練。與標兵夾攻南山寇。獲其渠子午。會張諸鎮乃安。時李自成蹂躪豫楚。秦與壤接。詔督師孫傳庭移鎮西安。以衛秦而援豫。兵十餘萬。俱集長安。刀糲草豆。戰車戈矛之屬。俱出民間。公憫焉。除宗紳衿士應免外。餘如寄在各田。槩行編派。而民少甦。平居食盥不逾二飲。不至醉。冬裘夏葛。必敵方更。癸未春。舉卓異。冬十日。孫傳廷喪師雒陽。潼關不守。長安勢如壘卵。公佐撫軍議戰守。分汛南門。十餘日。而賊至。十一日。東門陷。撫軍馮師孔死之。衆扶公下。至

城北關神廟。易冠服。從容望闕叩首。赴井中死。秦士民聞之。號呼震天。如失父母。卽賊亦爲嘆息墮淚。事聞。贈山西按察司僉事。蔭一子。

黃綱一門盡節

黃綱。字季侯。河南光州人。與兄丁未。進士。袁並擅機雲之譽。中天啓壬戌。進士。初授南宮知縣。五年。考最。授兵部主事。出爲紹興知府。旋丁艱歸。會賊寇光州。公廬墓入山。僅以身免。長子諸生。彝如。率家僮巷戰。罵賊致殺。妹亦遇害。丁丑。陞公臨鞏兵備副使。建番漢合勦之策。大敗賊于河。洪承疇奇其功。特疏題薦。尋轉洮岷參政。壬午。陞按察使。及癸未。自成。大舉破潼關。公赴井死之。夫人王氏同殉。巡按御史金毓峒。監軍御史霍達。聞于朝。上以忠烈可嘉。下部卽日從優議卹。贈太常寺正卿。廕子恂入監讀書。

焦源溥罵賊

焦源溥。字逸源。號涵一。陝西三原人。少穎悟絕倫。稍長。研理學。尙節義。最慕漢之武侯。唐之鄴侯。骨相非凡。萬曆三十七年己酉。舉于鄉。四十一年癸丑。成進士。初受沙河知縣。尋調潞縣。庚申。以卓異薦。擢四川道御史。官舍蕭然如禪室。或諷公何太儉。公曰。不聞長齋御史乎。凡在西臺。封事數上。熹廟登極。盈廷聚訟三案事。公危言正論。舉朝側目。甲子。巡按直保。以忤要人意。例轉河南憲副。備兵廬鳳。未幾。移疾歸。己巳。起補山西。庚午。遷參政。所至愛民如子。不取屬吏寸絲尺縑。甲戌。以才望特擢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旣蒞任。築軍實。修馬政。築城堡。謹斥堠。慎擇將領。以忠勇勤爲上。毋取恢然者。曰。猶之相馬。不舉肥也。亡何。中蜚語歸。癸未冬。自成入西安。召諸邑縉紳授僞職。仍以總督官銜延公。脅之去。見自成。公罵

曰。爾爲賊。吾恨不手刃爾。乃欲誘我耶。吾朝廷大臣。有死無二。幸速見殺。賊閉之室中三日。罵益厲。公美鬚髯。皆上指。目皆盡裂。賊稍近。公舉手擊之。將殺公。公置不絕聲。賊拔其舌。支解死。時十二月十九日也。按臣霍達爲請卹于朝。

公從兄源清。號湛一。萬歷丁未進士。除戶部江西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廣平知府。山西山東副使。四川參政。山東按察使。山西左布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罷官里居。年七十。始舉一子。賊入境。不屈。自經。二公皆以清品聞。而源溥尤尙氣節。爲臺中好直言。諫草傳天下。

南企仲。罵賊刻南師仲。

南企仲。號弦蒲。渭南人。萬歷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年九十矣。陷賊。大罵不屈。不食兩日死。其子禮部主事南居業。號冢嶺。萬歷甲辰進士。亦以不屈見殺。

焦公以兄弟死難。南公以父子殉節。其地同。其貴同。而其時與烈又同。誌于青史。美哉。

中部知縣朱新達

十月。李自成既破西安。遂掠酈延中部。知縣朱新達。知城小不支。先令妻妾自縊。一妾少。尙未配合。新達遣之去。妾不可。垂泣甘縊。然後新達自縊死。

史略一刻華堞。野乘又刻朱新鑠。事同而名各異。須再攷之。甲申正月二十日。監軍霍達恭報秦中殉難諸臣。有朱新達妻妾。則朱爲是。

余應桂總督陝西

癸未十月二十九日庚寅。上始聞潼關失守。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總督陝西三邊。收拾邊兵。相機勦寇。應桂聞命飲泣。陛辭曰。不益兵餉。雖去何益。上默然。發帑金五萬給軍。應桂遷延河上。不進。時朝議以應桂爲總督。而命御史霍達監其軍。達秦人也。夙負才略。知習地利。士著故用之。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諭以有真勦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有好兵。有好有司自有好百姓。在爾實心爲之。命達速前去料理。達痛哭數陳。言西安若在。臣不惜死以報皇上。比至。則僞官充斥。赴任無地。

李自成祭奠

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於米脂祭奠。以兵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自成怒。攻鳳翔。陷之。屠其城。

榆林諸將殉義

十一月十二日壬寅。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以大寇繼之。兵備副使都任。原任總兵王世顯。侯拱極。尤世威。惠顯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効死無二。推世威爲長。主號令。繕甲兵。自成遣僞官說三日。不聽。自成怒。十五日乙巳。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賊死尸山積。更發大砲擊之。賊稍卻。十六日丙午。賊攻甯夏。鎮兵逆戰。三勝之。殺賊精銳數十。自成歸西安。益發兵攻甯夏。陷榆林。守道都任合門自縊。原任總兵尤世威。舉家百口。付之烈焰。自揮刀突戰死街心。原任總兵侯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世欽。王世國。李昌期。原任副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原任游擊孫貴。龍養崑。原任守備白慎衡全家。絃現任游擊傅德。惠憲。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杰。文侯。

國現任守備尤勉。惠漸賀天雷。楊以偉。掌印指揮李文焜。皆不屈死。時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閣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而鄉紳死難。則有誥封副都御史朱嘗德等。榆林爲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飢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榆林旣屠。賊搗甯夏。甯夏官兵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遂長驅而東矣。脫是時中樞稍知兵。當賊困榆關。急請濟師爲犄角。可令賊奪氣。乃一籌莫展。束手待斃。可謂國有人乎。

秦地稱山河百二。讀無衣小戎之什。猶想見慷慨激烈之槩。生斯地與官斯土者。被其風氣。大節著焉。雖謂與華峯比高。涇水比潔可也。嗚呼壯哉。

文臣讀書明理。而朝廷復優待之。其殉節宜矣。至于武將何知。且文臣平日視同走狗。宜非降則遁耳。乃不爲賊誘。可爲異矣。至無一人降者。則又異甚。尤可異者。婦人女子。亦知賊至不過披掠已耳。非甚不獲已。未有甘心引決者。竟至闔城自盡。其貞風勁節。真古今所未聞也。

榆林地臨河套。朔北緊關。甯夏邊陲要路。負山阻河。二衛旣失。賊遂由秦越晉。勢如破竹矣。

李自成屠慶陽

自成旣破榆林。遂攻慶陽府。城中堅守四日。力不支。城陷。守道段復興。知府董琬。推官靳居聖。鄉紳太常少卿麻禧。皆死之。居聖字淑孔。長垣人。進士。城破自刎。自成屠慶陽。執韓王大張。僞榜移檄河南郡縣。俄還兵西安。此十月事。

鄧太妙賦詩

鄧太妙。故甯河武順王之裔。三水文翔鳳太青之繼室也。崇禎初年。太青以太僕少卿家居。武恭人歿。謀續娶。家園有並頭蓮之瑞。作嘉蓮詩七言。今體四百餘首。鄧之父才其女。而告之曰。此真可以增汝矣。太青喜。遂委禽焉。既歸于文。春秋佳日。奉太夫人版輿出遊。登車弔古。夫婦唱酬。筆墨飛動。爭光鬪捷。太青有二出西郊記。讀者善之。甲戌。太青得風疾。至壬午春不起。鄧爲文以祭。敍致詳悉。關中文士爭傳寫之。癸未冬。關陝蹂躪。鄧以才甚。爲寇盜所知。淪于闖。遁于秦。流離于幽冀。郵牆旅壁。潑墨留題。嘗賦秋思一絕云。兼葭一望碧連山。襲襲輕風拂翠鬟。秋色亦知亡國恨。卻教落葉盡成斑。

三秦一失。不獨忠臣義士抱天墜之憂。卽婦人女子亦懷亡國之恨。故附記鄧太妙一事。

李自成陷平陽

十二月初五日。自成發兵入漢中。復反兵至韓城渡河。二十日庚辰。陷平陽。吏民皆降。蒲州鎮將高杰。聞自成渡河。于是退兵澤州。沿途大掠。自成殺西河王等三百人。山西郡縣聞賊至。望風迎款。

李自成陷甘州

十二月。自成遣賊陷甘州。甘肅巡撫李日瑞。總兵郭大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西甯衛尙堅守不下。至明年甲申二月。詐降。殺僞官賀錦等。

張獻忠屠蘄州

時李自成陷承天。據襄陽。所在棄城走。獻忠因得乘機攻取。先是壬午六月。破黃安。十二月。破黃梅。至是。癸未正月。張獻忠襲陷蘄州。次日。令縉紳孝廉文學悉冠帶。自東門入。由西門出。盡殺之。遂屠蘄州。留婦

女毀城稍不力。卽殺之。蘄州與黃安黃梅二縣俱屬黃州府。

張獻忠屠蘄水

癸未二月。鄉官周之任。勾引張獻忠。初四丁酉。獻忠遂陷蘄水。屠其城。道臣許文歧被執。不屈。殺于麻城。邑有饒宦。獻忠未至時。蘄水官府謀集鄉兵守禦。饒宦不從。謂鄉兵徒擾民耳。賊勢孔亟。官兵請于各宦。每宦養兵三名。饒宦曰。我窮宦。不能養也。旣而城破。獻忠集城中商民士宦于教場。而盡殺之。後及于饒。饒夫婦跪請曰。願出金二十萬免死。獻忠括其家。得三十萬。卒殺之。

野乘云。督糧道參政許文歧。爲賊所執。求死不得。瞥見從賊衆多繫黃麻。密告以忠義。暗約從中擊賊。以柳圈爲號。適爲逆衿王固懷泄其事。遂被害。臨刑歎曰。吾所以旦夕不死者。正爲此耳。今旣無成。天也。含笑而卒。

王固懷附賊以殺忠臣。眞衿中禽獸也。至饒宦以三十萬贖而不肯養三兵。其愚鄙可恨。獻忠殺之。快矣。但百姓亦何罪哉。

張獻忠陷黃州

癸未二月丙寅。張獻忠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副使樊維城罵賊。洞胸死。維城固孝介公之姪。而玉衡之子也。貢生馮雲路。力學著書。精禪理。徵辟不就。獻忠慕其名。強起之。雲路不屈而死。其門生諸生汪陞延亦死。諸生易爲瑚。父道暹。名重海內。前已與次子爲璉。罵賊死。至是爲瑚亦死之。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黃陂鄉宦歐陽玖迎降。尋陷羅田。

樊維城號紫蓋黃岡人父玉衡爲給諫以建言國本遣戍公中萬歷己未進士授海鹽縣知縣歷遷至福建副使崇禎癸未張獻忠破黃岡公被執大罵不屈死之

易道暹字曦侯湖廣黃岡人爲諸生以文章俠烈名海內博涉羣書賊逼黃岡長子爲瑚請避而公所著四書易傳詩徵諸書卷帙浩繁又所購求四方瑰文秘册多年汗牛不忍舍去因貽書友曰不聞天下亂元道自着書卒不去俄而賊益近爲瑚奉母走青峯巖公亦令僕團奴擔書偕幼子爲璉他徙未及里許遇賊賊問何人公給以遠方書賈賊云汝易曦侯何欺我公曰汝旣知我幸聽一言村中財物足飽汝腹幸無殺人焚舍賊怒曰汝不畏死尙爲邨人言耶汝徧遊熟道里肯從我共享富貴否則立死公亦罵曰死賊汝爲中國百姓一旦爲賊殺人無算覆載不容天兵回合生磔汝肉何富貴之有賊益怒遣騎縛公于段家店殺之爲璉同日遇害督學水佳允祀公父子鄉賢祠

黃州異僧

異僧黃州人平日專念阿彌陀佛晝夜不徹隨其所見皆稱阿彌陀佛如見張姓者則曰張阿彌陀佛見李姓者則曰李阿彌陀佛路上見雞則曰尖嘴阿彌陀佛山中見虎則曰大嘴阿彌陀佛見人吹笛則曰長阿彌陀佛見人打鼓則曰響阿彌陀佛見其所見無非阿彌陀佛者癸未總兵黃鼎守黃州府城師于途中大督念佛衝黃鼎道軍士執之登城適獻忠攻黃州師亦留城上夜閒念佛頻呼軍士醒睡軍士恨之縛而投之城下未幾復在城上念佛如故如此者四每東城下則西城上西城下則東城上中軍官白于總戎始禮重焉

山中獵人得一大虎。師募之放生。獵人云：汝償我三十金，便可放虎。師止得四金與之。獵戶云：汝能執虎耳三匝，而虎不食汝，則與汝虎。師遂授記，隨執虎耳三匝，乃縱虎逸去。是夕，虎遂皈依師。師與虎同居黃麻山金剛洞中。太監盧九德提兵過黃州，至山中訪之，欲見虎。師語虎，虎止示其首。九德欲見全虎，師復喚虎出。虎乃大吼躍出。九德亦皈依焉。

黃州大飢，人相食。師出城外，飢民持刀叱師，捨身充飢。師解衣示衆云：汝俟我念佛千聲，汝卽食我。念佛至八百，汝輩卽扼我心。吾尙能念完二百聲，以足千聲佛也。念至三百聲，衆不能待，卽欲推刃。忽有兵馬從空中來，飢民驚散，而師已在城中矣。

一日偶于街上見一雞，師卽念阿彌陀佛，雞亦隨聲念佛。

張獻忠入麻城

癸未四月，張獻忠破麻城，從賊大逆，則劣生周文江居首。文江爲獻忠兵部尙書，有原任錦衣衛遣戍劉僑，托文江進二美妾，併金銀器皿玉杯古玩數萬金于獻忠。獻忠用僑爲錦衣衛都督，教諭蕭頌聖自殺。楚生某祝髮居吾邑。康熙初，遇于蓮蓉庵，予問楚事，生云：麻城鄉宦梅之翰，萬歷開進士，天啓時爲陽和總督，蓋陽和堡屬九邊大同地。時張獻忠居麾下，爲游擊之翰，見其勇猛過人，善待之。及崇禎時，之翰已物故。獻忠引衆過其里居，設祭而去，絕不擾民。至癸未四月，麻城宦僕李人會聚衆叛，主城中大亂，合萬人據之，不通出入。鄉野亦起兵數萬，圍困半月不克。然鄉兵日益，而城內之糧事且迫。李人會大懼，聞獻忠駐兵蘄州，夜半遣人縋城下，由間道請救。時獻忠步卒多降，李自成麾下止有騎士七千人而已。適欲

出掠未定所趨。聞麻城使者至，大喜，卽刻期進兵。鄉兵聞之，各解圍走。獻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萬七千人。獻忠別立一軍，號爲新營，選勇士將之，勢復大振。已而獻忠去，衆乃悉從之。五月，破武昌，皆此軍力也。

是歲二月，自成遣將陷麻城，城中虛無人。越兩月而獻忠入，豈麻民劫數有不可逃者歟！且賊勢稍衰，每逢人助，是天心猶未厭亂也。

張獻忠屠武昌

癸未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扼蘄州，武昌武備廢弛，闖獻交窺江漢。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請貸，王不許。大學士賀逢聖家居，倡義捐貲募兵，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爲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徹江上兵，櫻城守。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壬戌，楚府新募兵爲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賊攢刺之，洞腋死。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城陷歸，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死。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始葬。楚府長史徐學顏、方署江夏縣與賊格鬪，左臂斷，右手尙持刀不仆，爲賊支解，合門殉難。二十餘人，都司朱士鼎被執，賊強以爲總兵官，士鼎戟手大罵，賊斷其左右手，棄之江濱。士鼎縛草于臂，作書畢，乃死。興都留守沈壽崇及武昌通判李毓英、武昌知縣鄒逢吉、嘉魚知縣王良鑑皆死。楚宗多從賊者。

獻忠執楚王。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盡。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獻忠以篋輿籠王。沈之西湖。湖水湧沸。久之乃死。賊亦異之。王之先乃太祖第六子。洪武三年封。至是始遭難。其富可知。賊屠僇士民數萬。投屍于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幾不可食。其餘民數百。悉斷手足。毀目鼻。無一全形者。獻忠遂據武昌府。僭稱武昌曰京城。僞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爲進士。卽授縣官。初。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聞獻忠取之。自成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獻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殺。行將及汝矣。獻忠懼。卑詞以答。求彼此爲援。多賫金寶。使于自成。自成留其使。獻忠恨之。

遺聞載賊從鴨蛋洲渡武昌。知縣鄒逢吉死之。而史略則云從煤炭洲渡。未知孰是。

賀逢聖。字克由。號對揚。武昌江夏人。父亨陽。潛心理學。所著有思聰錄。人模樣等書。公爲諸生。受知督學鄒迪光。而熊尙文尤奇公。與熊廷弼並見賞愛。或問二公優劣。答曰。賀生夏瑚商璉。熊生干將莫邪。後其言竟不爽。廷弼領解。公不與。迪光贈以五十金。爲三年膏火計。萬曆癸卯。捷賢書。屢上春官。不第。選應城教諭。丙辰。登進士。殿試第二人。除編修。壬戌。分試。得華允誠等。公居鄉。與廷弼頗不合。後廷弼將被罪。楚紳梅之煥。滿朝薦。以廷弼冤。疑公意有異。同公曰。詎以小嫌介意。遂援筆具草而已。不可救矣。會楊忠烈劾忠賢。忠賢切齒。楚人猶慕公清望。語之曰。各省俱建生祠。惟貴鄉湖廣實無功德。公曰。此地方官事。非某所敢知。璫默然。遂借南畿主試之推削公籍。崇禎初。補南京祭酒。丙子。入內閣。戊寅。致仕。後二年。再召入。與首輔勃谿不合。尋告歸。上召便殿安錢。公伏地悲泣。上亦惻然動容。同官陳演大呼曰。逢聖有罪。不

可引動天淚。公掩涕起侍。賜冠履坐蟒衣一襲。遣官護送回籍。時壬午歲也。明年癸未。賊破蘄州黃麻。烽火連鄂城。武昌大震。公以死守勸當事。其門人大冶尹如翁。心憂公。特馳三百里往謁。挾一僧帽。一袈裟。微諷之。公以見危授命對。五月十九日。獻忠攻武昌。二日不下。會報監軍楊王基。陸郎撫。遽移營渡江。兵勢單弱。賊遂從漢陽門入城。陷。乃廿二日也。公服御。賜冠履蟒衣。詣楚王府。將奉王同死。至則藩府爲獻忠竊據。王已不知所在。公遂見執。乃曰。我欲親見獻賊。罵之而死。衆不令見。公乃北向五叩頭畢。遂投縋陽橋下而死。夫人危氏。子覲明。皆死之。仲子光明。守八分山墓。聞難來奔。又死之。兩子媳。一曾氏。一陳氏。孫三人。皆死。一僕荳命。相依七日。竟死之。合門就義者二十餘人。公既歿。大吏招魂祭葬。公八閱月而屍出。面目如生。冠纓不絕。諸生尹如翁歸大冶。城破被執。不屈而死。其父孝廉珩。博學負氣節。先避地吳中。公死。上感悼。命禮官議卹。會遭國變。南京諡公文忠。

江陰馮生云。賊將盡殺城中男女。逢聖謂之曰。汝何不殺我。免殺許多百姓。賊不忍加害。送至獻忠老營。亦不忍殺。逢聖曰。速殺我一人。其餘百姓無罪。獻忠曰。依汝言。全了他屍罷。蓋欲驅民入江耳。此與前傳小異。

一云。獻忠以武昌民衆不能頓殺。開城驅之入江。蕪香三枝。與衆刻期。如香盡而猶在城內者。盡殺。民爭趨出。蹂死萬計。不能出者。殺之。凡驅民三十萬溺之于江。江水盡赤。浮屍千里。予是時聞有流至鎮江者。真人間大凶賊也。有自楚來者云。獻忠將屠武昌時。大雨如注。雷聲轟烈。獻忠馳馬呼曰。上天怒得緊了。何不快殺。遂如砍瓜截菜者然。數十萬衆不能遽殺。乃啓城逼入江中。獻忠每自云。

我是黃巢後一人。又云。我比黃巢殺人更多。其凶忍殘暴。無復人理如此。

時武昌一人平居好善。城破。躍入江中。止見桑田。初不知水。步行卅里。至青山峽。登岸抵家。竟無恙。人咸異之。卽已亦不知其故。至今猶在。益力行善事。一云。逢聖朝服投江死。門生大治尹如翁從之。是賀尹同死也。而此云歸大治云云。似小異。

前載賀公以巨舟載全家溺死。是一門同日死也。而野乘所載止云同日危。夫人子覲明之死。餘先後不一。似與史略小異。姑兼記之。

先是崇禎五年。襄陽地震。武昌震而且陷。及十五年壬午冬。自成破襄陽。至是。獻忠又屠武昌。俱不出一紀。然則地道本靜。而震動不已。是失其常矣。能無災變乎。

張獻忠大敗

癸未六月。諭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勦張獻忠。毋老師糜餉。八月五日丙寅。諸軍齊壓武昌。而軍。獻忠出戰。大敗。遂復漢陽。并諸屬縣。

復漢陽幸矣。而不書。乃書獻忠大敗者。何喜之也。喜獻忠之敗。過于復漢陽也。

李乾德岳州三捷

癸未八月。張獻忠陷咸甯蒲圻二邑。屬武昌府。距岳州二百里。沅撫李乾德。總公孔希貴。移屯岳州。居民他避。令軍士詐爲居民。開門迎賊。賊入城。伏發。賊盡殲。留四賊。割一耳。貫箭縱回。以辱賊。獻忠怒。益兵進攻。乾德虛立營壘于道旁林中。植旗幟。伏大砲。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延燒積薪。砲發。斃賊數百。賊益怒。

水陸並進。乾德飾戰艦，中流向賊營，度矢石可及，卽止不進。賊連弩射之，乾德度賊矢礮旣盡，水陸奮擊。三戰三捷，獻忠乃悉衆圍岳州。百道俱攻。八月五日，力屈，城陷。乾德希貴走長沙。八月初七日，戊辰，賊前鋒至湘陰。湘陰民俱空城走。獻忠欲北渡，卜于洞庭湖，神不吉。三卜，神終不許。十九日，庚辰，獻忠斂舟湘潭，數千艘，將北渡。忽大風起，覆舟百餘，溺死數千人。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投屍江中，焚其舟。火延四十里。江水夜明如晝，遂陸行向長沙。

李乾德雖不殉難，然三戰三捷，功亦偉矣。至于大風覆舟，神之惡賊如此。

蔡道憲續傳

公之先居于泉，父維忠，以功曹爲府幕，生三子：伯鍾、殿、仲道、宜，俱庠生。公諱道憲，字元白，號江門，崇禎癸酉年十七，補弟子員。卽登賢書。丁丑，成進士，授滇南司李。中途丁憂歸。辛巳，改李星沙。時堵允錫爲郡守，相助爲理。壬午十月，公有事于會，堵以覲行過公小樓，秉燭而語。公謂堵曰：子烏得去乎？去是無星沙也。堵亦曰：子速歸，署死而後已。吾子勉之。自此兩人別去。十二月，賊陷荊承。癸未五月，陷武昌。七月，陷岳州。一時名藩重臣、大帥勁卒，俱潰于長莫，能自固者，廣鎮尹先民者。夙稱能守，公結以衛。時民已大奔，一城內外，皆絳衣游悍，且掠且市。又文武率屬相忤，不和。賊朝渡夕潰，尹降。公督戰不支，乃下馬釋戎服，整衣冠，北面拜泣曰：臣不職，以死謝至尊。爲賊所執，賊降階語曰：我素知公，公勿苦公。怒罵賊，縛公。公益罵，釋而又縛者三。乃嗾降將尹款語公，公噴目直視曰：爾爲衛律耶？朝廷何負爾？而反。奮縛搥尹胸而搏之。賊數萬咸股栗。公數賊罪，又揚天朝威德，大辱賊。賊乃副公。公就副，罵不絕口。賊皆流涕，發喟曰：南朝僅見

李侍郎也。十二月，賊陷衡永還，忽拔衆渡江。甲申正月，王師乃恢復。三月，堵公復任，肖像建祠發喪。率諸司入而哭之。先是，壬午之春，公促夫人侍太夫人歸，私謂堵曰：「吾與子俱處燕在堂也，亂至無日，吾無死所，忍使慈母目見乎？」奮題其壁曰：「許多上將薪誰徙，正在中流楫自悲。公蓋自期有素矣。生于萬曆乙卯九月廿七，卒于癸未八月廿六日，得年二十有八。配謝氏，子名知遠。以甲申五月二十日虛葬公于長沙府城南理靈坡。主喪者，親兄道宜。司喪者，郡守堵允錫及別駕周二南也。」

丁丑，吾邑秦鏞北上，遇蔡公子儀揚，見公徒步，不乘輿馬，自閩至京師，凡數千里，皆陸行，其足力強捷，眞世閒舉子所未有者，是歲成進士。

蔡道憲長沙罵賊

崇禎十五年冬，賊襲荊州，鎮臣率兵擁惠王走長沙。明年癸未，武昌陷，巡撫亦率兵千人走長沙。長沙亂，推官蔡道憲以一身經理支撐其閒。八月，岳州陷，鎮臣孔希貴亦率兵萬人走長沙。郡中恆擾，道憲與鎮臣尹先民誓衆固至守，躬自持釜餽，出粟餉兵，與希貴相犄角。八月二十三日甲申，獻忠至城下，希貴先走。李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尹兵大潰，賊至城下，呼推官曰：「吾軍中皆知公名，可速降，毋自苦道。」憲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而城陷。二十五日丙戌也，希貴、先民俱降于賊。道憲被執，百計誘降，不屈。置小樓中，凡念有四日，令降將尹先民說之，卒不聽，罵不絕口。賊大怒，寸磔之。道憲從容受戮，長嘯一聲，風雨驟至，頭臚已斷，兩瞳子尙爛爛不瞑。賊亦駭愕，時爲十一月。道憲年纔二十九，宏光朝贈太僕卿，諡忠烈。先是，道憲莅長沙之明日，夢李芾來謁，異之，及殉難，與李芾合祀，名其祠曰二忠。

蔡道憲。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沙府推官。時獻賊猖獗。公乃作書告兄曰。親老矣。兄好事之。弟與此城俱存亡耳。爲官時。有詩云。湘中司理濕青衫。半日齋居十日嚴。聞者悲之。公被執時。有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不降。亦死。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遂并殺之。內有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死。賊義而許之。于是四卒解衣裹骸。葬于南郭。葬畢。自經。

與道憲同死者。知府周二南。舉人馮一第。一第字櫻公。長沙人。天啓丁卯舉人。以詩名湖南。城破。櫻公走湘鄉。將乞師西陽。以圖賊。賊僞守聞。遣人執其母兄求之。櫻公不忍其母兄。乃出至長沙。就縛。將殺之。一老僧伏地哭。請免櫻公。乃斷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湘鄉人果逐其僞。令出湘潭。與賊戰。不利。而聞大軍自醴陵來。賊乃棄長沙走。其母兄竟得免云。

謝良琦。號獻菴。粵西孝廉。歷仕有賢名。蓋博雅君子也。其記江門死在十一月。除小樓二十四日外。又何遙隔也。謝曰。知先生事者蓋鮮。故急爲表出之。且係以詩曰。大廈原非一木撐。荔枝空自哭先生。狼煙已誓忠臣死。魚素先申孝子情。柴市從容天地淚。常山刀鋸古今名。不知三載官衙夢。冥漠初能鑿至誠。則謝公之考江門必確矣。

按李芾。宋臣。知潭州。除夕元兵破城。合門殉難。諡忠節。謝詩末句蓋指芾而言。

按酉陽城。乃辰州府城也。辰州有大西山。在府城西北。道書第二十六洞天。上有龍湫。禱雨卽應。又有小西山。石穴中舊有藏書千卷。相傳避秦人隱此。世稱二酉是也。

人世最重莫如身命。士大夫所以殉難者。亦以節不可失。名不可敗。故不得已。舍此而取彼也。若林國俊等。渺然一卒耳。何關名節。乃能視死如歸。非烈丈夫能如是乎。勿謂行伍中無人也。

史可敬叛降獻忠

史可敬。長沙人。由進士擢給事中。丁艱在家。豪橫鄉里。里人仇之。毀其室。可敬思欲報仇。遂降獻忠。獻忠授以都憲。鎮守常德地方。可敬恣意殺戮。常德人受荼毒者。莫不切齒。獻忠既去。士人卽縛以獻軍門。并搜獲其手書。皆教獻忠定計取辰沅靖等處事也。其稱獻忠。動曰陛下。曰新朝。曰聖主。皆見之于箋表。偏撫于解。至日笞七十。下靖州獄。獄內凡五人。皆僞官。可敬其一也。

趙某歸獻忠

趙某。長沙人。膂力絕倫。能倒曳兩水牛走。崇禎時。中武進士。當北上中途。遇響馬。擊殺數人。乃免。及歸。知盜甚盛。恐爲所害。遂隱居不出。至是。獻忠犯長沙。其兵分數十人。各爲隊伍。四出劫糧。忽遇趙某被襍而走。歸營不敢言。已而復益百人。馳至。趙怒曰。前僅笞汝。以警若輩。今將殺汝等矣。舉刀相向。賊懼其勇。各駭而退。還白獻忠。獻忠問安在。諸卒告之。獻知爲將材。可用。遣騎士厚幣往迎。趙度賊去。必糾衆復至。整甲礪刃以俟。忽見旌旂載道。車騎如雲。鼓吹引前。武夫擁後。金幣列庭。遜辭徵聘。趙以事出非望。大喜。遂歸獻忠。時麾下勇猛數人。悉爲義子。賜姓稱王。若序後先。則趙應列末位。而趙自負所長。欲較武藝之優劣。以定爵秩之崇卑。孫可望聞之。卽出。願與相較。獻忠恐傷其一。使徒手搏戰。于是兩人乘馬東西分立。彼此顧盼。不敢遽交。久之。金鼓一震。兩馬相對突前。趙度可望必舉手相交。不意可望馳至。竟不舉手。並

轡相挨而過。猝以肩臂向趙一推。趙不及備。卽墮。然以力大。兩足夾于鞍上。身卽于馬腹下倒穿而過。仍躍馬上。竟不及地。其蹻捷如此。獻忠見之。謂可望雖勝。然可謂鬪智而非角力。使再試之。二人馳馬如前。趙俟其至。將可望懷中一握而舉。兩足遂懸。馬卽空鞍飛去。諸軍喝采。獻忠等大加歎賞。遂以趙爲二王。可望爲三王。李定國爲四王。將士稱趙二千歲。孫三千歲。李四千歲。後獻忠欲入川。慮軍士多攜婦人。道險難行。密與諸將議。殺妻妾以令三軍。咸有難色。獨趙先殺妻子。獻忠大悅。入川久之。獻忠忽發狂疾。召趙至前。跪之。趙曰。小臣無罪。何見責如此。獻忠使左右四人。畫趙背爲棋枰。趙乃死。諸將以下皆驚疑。欲散。獻忠知事不諧。遂傳位可望。可望密鳩獻忠。而總其兵權云。

以趙某之雄武。使將相舉而用之。足以保障郡邑。竟投置以資獻忠。是如虎添翼也。然驍勇如趙某。不爲國家建功。以垂千古。乃甘爲獻忠用。復殺妻子以求媚。其不得死也宜哉。

朱國柱常德罵賊

朱國柱。雲南臨安府人。天啓元年辛酉舉人。授常德同知。崇禎癸未秋。獻忠犯常德。勢不可支。士民請出城以避賊鋒。國柱曰。城亡與亡。安用避焉。遂整衣冠升堂正坐。罵賊不屈。獻忠殺之。先是崇禎七年甲戌七月。常德城夜忽地震。其聲哄然。百姓驚起。疑爲賊至。屋脊毀墮。或謂龍過。而又無雨。頃之。復響。聲如染石。杌杌鏗鏗。始知地震。震過復響。一晝夜凡十有八震。有小鎮鄒溪。居民三十家。震時陷沒地中。常德陷死二百餘人。城上女牆悉皆傾倒。時所陷之地不一。陷時有水如墨。倒射于上。自十月以及明年乙亥正月。又兩震焉。越十年爲癸未。獻忠破常德甚矣。災異之可畏也。

楊夫人罵賊

夫人朱氏。湖廣武陵人。薊遼巡撫楊鶴無山公夫人也。賊執夫人。夫人罵曰。吾天朝命婦。豈從爾亂賊哉。遂死之。

張鵬翼衡陽罵賊

癸未八月二十九日庚寅。張獻忠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府。張鵬翼。四川順慶府西充縣人。由拔貢任湖廣衡陽知縣。獻忠破城。鵬翼罵賊不屈。縛擲中流。鵬翼他書載明翼。衡陽屬衡州府。此外死難者。湖南道參議陳瓚。亦忠義凜凜烈丈夫也。瓚福建鎮海進士。

劉熙祚永州罵賊

九月。獻忠拆桂王府殿材。至長沙造宮殿。追兵獲三王。至永州。湖南巡撫劉熙祚督水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州死守。奸人開門迎賊。熙祚被執。賊欲脅降之。不屈。閉目絕食。題絕命詞于永陽驛壁。罵賊不已。遂遇害。于是全楚皆陷。獻忠歸長沙。開科取士。分兵徇諸郡縣。

傳曰。熙祚字仲緝。號劬思。常州武進人。幼而孤。中天啓四年甲子舉人。再試再蹶。公曰。丈夫貴自植立耳。豈必科目不朽人也。謁選。得興寧令。擢湖廣御史。與左良玉握手歃歔。勉以忠義。將士聞而泣下。癸未。巡按湖南。至永州。會部院莊祖誨。催餉四集。賊乘之。祖誨先行。委公殿後。賊望見偏裨。跪白馬前。知爲重臣。突執公。擁之去。賊欲降之。公不屈。遂自絕飲食。賊必欲降之。將授爲侍郎。加以蟒服。堅不受。惟罵賊不置。口賊怒。縛至宗師館。備加楚毒。以繩曳倒拖地上。血肉狼籍。終不屈。遂害公于甯鄉神廟。破腹剝腸而死。

時癸未九月十六日也。有絕命詩。授小吏陳緯。置髻中。佚出。緯走榔。遇部將。出詩鑄之。宏光朝。贈左都御史。諡忠毅。公弟永祚。字叔遠。號宛穀。貢生。廷試第一。歷官至興化府同知。再遷至按察司僉事。聞建甯失守。拊膺慟哭而卒。此得之公甥薛堆山云。公蔭一子。予祭葬。祀毘陵四忠祠。公子名晉藩。舉孝廉。負氣節。有父風。

劉忠毅之死。野乘云。公護諸藩。冒死斷後。爲賊追縛。檻送獻營。一也。史略云。入州死守。奸人開城。公被執。二也。而陳皇士則云。爲莊祖誨殿後。突執去。三也。三者之中。當以陳說爲是。蓋臣聞之堆山者。以甥談舅。其事必確。

張獻忠復陷岳州

先是八月。獻忠陷岳州。九月。駐長沙。至十一月。獻忠復遣賊將下岳州。沿江設伏。藏輕舟于汊港。以巨艦載重資。順流下。官軍邀擊之。賊伴走。官軍爭利。泝流上。盡奪其資。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四出。圍之。夾擊。殺溺無算。岳州軍民空城走。賊遂陷之。賊既得岳。所謂洞庭之險。與我共之。于湖南一帶。如數節而後。迎刃解矣。

獻忠此計。所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惜乎庸將不知。

張獻忠陷江西郡縣

時獻忠已陷全楚。而江西袁吉一帶。面面與楚相通。賊從萍鄉萬載。永新三路突犯安福吉水。俱破。十月初四日甲子。賊陷萬載袁州。十四日甲戌。左良玉遣將復袁州。十八日戊寅。吉安及諸縣同日而陷。賊設

僞官改吉安爲親安府。廬陵爲順民縣。復陷袁州。十二月。獻忠遣兵陷建昌。又陷撫州南豐。

辛丑歲仲秋十一日。舅氏曰。昔在南昌時。聞獻賊破吉安。只一人耳。予問。舅氏曰。當日賊遣一騎。飛至城下。城門固閉。守者登城望之。謂止一賊耳。亦何能爲。皆聚觀于上。竟不設備。時有一樹。生于城之半壁。賊平日已熟睹。至是。飛奔其下。手持鐵鈎。鈎樹一躍而上。大呼殺人。止殺一人。衆皆驚潰。賊卽下城。復殺守門一人。衆遂狂奔。時賊大衆亦疾馳城下矣。卽開門迎入。須臾。城門復閉。不容出入。集城中士民。令之投降。凡二日。乃定。始發砲三聲。萬人吶喊三聲。四城鼓樂喧填。門始洞開。然則賊破吉安。不過一人力耳。一賊破一城。天下事忍言哉。

先君子曰。予在江西。有高士張道遙。隱居廬山虎洞。能前知禍福。衆號爲張半仙。獻破吉安等處。全省大震。撫臣解學龍。按臣郭都賢。各遣使入山。詢問世事。道遙子曰。今尙無害。越三年。天下必大亂。至十一月癸未。江督呂大器果復吉安。而申酉之際。難言之矣。

袁州兵荒

前載獻忠陷袁州。從史之說也。乃袁州老僧則云。崇禎之季。張獻忠圍城。駕雲梯而上。守者以砲擊之。折其梯下座。乃倒。賊始退。此一劫也。明年。獻忠又至。圍之。亦不克。復去。此二劫也。宏光元年春。旱。本州一年二熟。時禾苗悉枯死。宜春爲首縣。邑令朱某。年纔十九。征糧不息。百姓共攜枯秧。擲于庭。挈持朱令出詣田中親視。且曰。禾已枯死。尙征糧耶。忿甚。朱令慚怒。時良玉駐臨江。朱與之善。密馳書告云。宜春已反。良玉卽提兵。自分宜殺入。百姓猶未覺。大被屠戮。此三劫也。朱令復征。尋罷去。順治四年丁亥。大旱。城中絕。

粒四日。湖廣米至。始得生。此四劫也。明年戊子。大疫。此五劫也。經此五劫。民生凋敝。至今城中止存千室。地多邱墟。有驛政道及兵千人鎮守本州云。

當時兵賦雜沓。荒寇交至。民不聊生。內翰方以智不勝感悼。作田稼荒一詞。以悲時事云。田稼荒。農夫亡。老幼走者。死道傍。走入他鄉。亦餓死。朝廷加派。猶不止。壯者晝伏夜行。歸看雞犬人家。非賊去。尙餘一茅屋。官軍又來。燒不足。此實事也。可爲三歎。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大清至。祝髮居江西廬山開光寺。

南昌猛虎

南昌府西門外撫州街。長亘十里。百貨彙集。癸未九月中。一人聞廳中有聲。啓視。見一虎蹲于檯下。以尾擊檯。檯爲之裂。其人大驚。急掩門而出。呼衆執械圍聚。將後屏門敲擊叫喊。虎躍于屋。衆號呼喚鬧。聲沸如雷。虎于屋上東西徐步。殊不畏人。口惟哈哈有聲。無敢犯者。有一健卒前攫。臂被介而墮。更有一人私計。須用鉛彈銃打。時無此具。其人雜于儔衆中。虎忽從屋巔躍下。擒其人于曠野。咬爲兩截。衆因虎在地。各逞枝棍。遂立斃焉。後戊子歲。金王兵起。撫州焚毀。片瓦不存。火蓋起于虎蹲之廳也。

左良玉復武昌等處

癸未八月。上命江鳳黔粵各督。及鄖皖江沅各撫。合兵勦賊。方獻忠壬午之破武昌也。左良玉避其鋒。擁兵九江。不敢逼。及獻旣入蜀。良玉略定武昌。澧陵。長沙。湘潭。湘陰。并湖南一帶。又復岳州。監利。石首。上安。德安。隨州等處。十一月。詔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以恢楚有功。加良玉少師。蔭一子。吏士各陞秩。大賚各

軍。詔良玉移鎮武昌。良玉令馬士秀等復臨湘岳州。令馬進忠等復袁州。盡誅諸僞官。

賊來我去。賊去我來。猶如白日鼠見人輒避。夜閒乘人睡夢。復出盜米。良玉爲將。何以異此。而乃加官蔭子。能不愧乎。然僞官盡誅。稍洩積忿。

劉承允復衡沙

劉承允。南京人。黎靖參將。加副總銜。年四十餘。力能使八十觔鐵棍。故綽號劉鐵棍。黔陽至靖州一帶。以迄苗子。俱慕其德威。士民之家。俱書恩主劉總爺牌位供奉之者。無一戶不然。獻忠南侵。被劉殺賊。衡沙一路。次第克復。皆劉力也。

此據新紀所載。承允可云名將矣。惜乎末路之恣也。以知名將善保功名爲難。

呂大器復江西郡縣

癸未秋季。總督呂大器復袁州萍鄉萬載吉安廬陵吉水永新太和安福等處。大器沈毅知兵。方入援時。路過峽江城門四閉。聞是官兵。反行遮殺。呂以八王兵到。開門出迎。手持縣印。口稱千歲。備有大馬三十五匹。糧草無數。新舊知縣俱已拿下。聽候發落。大器立取奸民梟示之。次第恢復。

胡公平三縣土寇

公諱時。惇。號慎三。無錫人。予之舅氏也。崇禎丁丑。禮闈第四人。授江西南昌司李。先是。戊寅秋。賊張普微作亂于撫州。新建廣昌等處。撫臣解學龍。按臣邢紹德。主勦。姜公監軍。公設計擒斬首從百餘。賊遂解散。及壬午冬。李肅七。李肅十。因捕役入鄉。詐害良民。爲之不平。乃撲殺之。恐被逮。遂糾柯源峒陳友諒遺孽。

反越。兩日有諸生余士藻。本遼產。善騎射。工火藥。里有貧子。每日外出。炊飯輒失。心疑隣人所竊。一日。隔河陰伺。見白犬入戶。返逐之。犬趨竈下。忽不見。掘之。得兵書寶劍。士藻遂以是造神語。惑衆。建將臺。高五丈。觀星望氣。爲三寨總主。自號靖海天王。二李雖勇。皆出其下。又與其黨李東陽、慈林、劉心一、胡地十、柏梅、余木十、李嚴二、李成、鄭孔一、張華九等。僞立二十天王、十八羅漢、二十四天罡、二十六地煞等號。嘯聚數千。俱戴紅巾。盤踞靖安、奉新、安義三縣。焚殺淫掠。殆無虛日。癸未正月。撫臣張鳳翮。發兵六千。檄兵備陳起龍監軍。二月二十二日。進師。賊大至。將士多歿于陣。後起龍力不支。將印送公而去。四月。公密約南康同知金孔器。設伏進攻。兵氣始振。賊素服公威德。十八日。貽書云。胡刑爺愛民如子。真是公祖父母。倘如廣陵守之。單騎入寨。郭子儀之至。誠感敵衆。願投戈迎候。二十八日。羣賊集樟樹河地。公單騎往賊。卽豎歸命安農旗。頂香羅拜。公給免死牌千紙。衆謝而退。諸生舒春陽、余鼎調等。與吳勝八同里。李東陽以勝八勇猛。娶其妹以結之。公令余生潛閒勝八立功自贖。勝八于午節乘龍舟。醉後斬賊矮虎等。五月十日。縛東陽來獻。靖安營將欲襲爲己功。忽于中途殺之。東陽逸去。于是再議會勦。十六日。出師。公督陣。三縣犄角。焚寨十餘所。斬首百餘級。奪回子女軍器無算。兵威大振。乃參將袁斌獨欲見勇。乘醉輕進。賊伏發。馬驚墜斃。兵氣復挫。二十日。賊逼靖城。公啓門督師。先令武甯營張獻政設伏。炤賊。用白紙扇一招。發伏射死李東陽。又與都司何其賢等同諸將二十人。統兵五千。及鄉勇三千。出師于奉新之石子岡。靖安之解家橋。與安義之桐城等處。腹背夾擊。于是賊渠閔辰一等俱降。李肅七見事敗。將遁。公知胡地十以十二天王之一。甚驍勇。招之至。勞之以酒。使擒肅七。復遣勇士數人從之。伏山谷間。酣飲。肅七乘花馬。自

奉新出走。猝見胡地十等聚飲。卽下馬謂之曰。爾輩伏此。非爲吾耶。然吾亦好男子。豈待汝擒哉。因與衆同飲盡酣。遂解兩臂銀鐲數十股。又腰下貓兒眼諸寶。與衆曰。各分取之。諸公得吾首。可以獻功。吾請自刎。語畢。遂拔刀自刎。衆割其首級以還。其首大尺有三寸。六月四日。設計擒余士藻。檻車解省。至十三日。賊黨盡斬其渠來獻。餘衆悉降。凡投誠者。感公不殺之恩。俱改胡姓。願事左右。公收其勇猛三十人。餘遣歸農。悉洒淚而退。

沈萬登復汝甯

癸未五月。河南所在擒斬僞官。及十月初一日辛酉。副總兵沈萬登復汝甯。萬登。汝甯大俠也。聚鄉勇萬餘人。李自成僞授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萬登副總兵。是月。官兵進勦汝甯。一路僞官土寇俱盡。河南稍甯。時以自成方入潼關故也。

王漢戰死

王漢。字子房。萊州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知縣。調河內。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佯不應。于除夕出賊不意。赴之以元旦。登天壇山。山陡絕數仞。遊者或用數人以希牽挽。乃登。公獨持刀前行。直上擒劉二人。服公勇。乘大雪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李自成圍汴。不通音問。公之死士能達書于巡撫高公。十五年三月。行取入都。與蘇京。王燮同召。對于德政殿。稱旨。命三臣皆以試御史監軍。公監左鎮。保督湖川。鄖兵與督臣侯恂援汴。所監凡五萬九千。然已潰散大半。八月朔夜半。襲賊于范家灘。斬一紅甲賊。因檄諸將合勦。公自走襄陽。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關。而巡方之命下。

未幾巡撫河南密計圍賊而劉超難作超永城人中河南武解元跛而知書爲貴州總兵坐罪免壬午上疏言兵計中樞陳新甲用爲河南總兵以私怨殺鄉紳士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餘人懼罪招納土賊據城謀叛密旨以策授公討之爲兵部洩之于超超得爲備公以癸未正月十九率兵抵永城環而攻之二十日四鼓奪其北門超在東門倚樓爲寨自保公見兵大捷乃單騎入北門大呼勿殺百姓天忽雨兵少卻擁突門下公爲賊刃所及參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璽張金皆戰死游擊馬魁復力戰入城負公尸以出面如生上聞贈兵部尙書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而擒劉超至京師磔之奉旨傳首九邊

荆偉被殺

塾江令荆偉丹陽人由明經選授今職因與本縣一鄉紳有所稱貸鄉紳挾此每多于求每求輒應偶有一二事未遂卽啣恨搆士賊入城欲殺令令聞之半夜出堂將面諭解散衆賊蜂擁直入面中數鎗而死一子隨任尙幼未知何日扶櫬還里也

羅尙文殺僧

羅尙文四川敘州府人向年流寇入川被參于楊嗣昌令戴罪立功事在按察司勘羅方提兵三千往川北勦賊至廣安值潏水賊亂宗師甘公子某領家眷避賊于中成山之僧寺僧疑爲奪己之產遂殺之併淫其妾媵尙文提兵入山殺二百餘僧盡燬其山寺而渠魁未獲越明日尙文死甘宗師諱學淵卽向年督學江南者其先姓明氏卽國初降王明玉珍之後子孫數以萬計俱改姓甘散處于川而宗師則居潏

水云。

四川犯官

自崇禎十年流寇犯川。郡邑殘破。有司得瓦全者無幾。至己卯庚辰之際。滲禍尤甚。聞賊未犯。士民先期避去。官府僅守空城。城破。則家屬盡戮。官被殺者亦甚衆。幸不致死。朝廷復以棄城寘重典。武官自總鎮以下。至千百總。文官自巡撫以下。至補職教官。纍纍逮繫。處斬徙流者。不可勝計。

三藩賊禍

他處藩禍。聞而未見。舊年至岳州。則惠王播遷于民舍矣。過臨湘。則唐王飄流于江上矣。今往州北。見瑞王顛連情狀。不忍言說。自西安既陷。漢中風鶴。有趙總鎮標下兵。乘機搶劫。先掠民家。遂及王府。王積帑金八十萬。一時俱盡。宮中眷屬。不知存亡。瑞王僅與一妃逃出。王無車輦。將桌作轎。兩人肩之。妃乘馬。奔至保甯。保甯閉關不納。乃暫住舟中。飄泊河上。頭戴小帽。身著青布箭衣。口喃喃惟誦阿彌陀佛。他無所言。聞惠唐兩王亦然。爲賊窮追。狼狽入粵。其光景必更有可憐者。三藩皆神宗皇帝子也。遂至此哉。

誌異

癸未二月二十四日戊子。京師大風霾。是夜。天津城門不啓自開。

夏秋之際。每夕月角上有一大星。烟烟逼之。或曰此星甚凶。天下其將亂乎。

吳貞啓。字元行。宜興人。崇禎十年丁丑。曾元選廣東督學。癸未。疾甚。一夕。見冥主行一牒至。云天下將亂。着善人先死。貞啓遂處分後事。尋卒。而天下亦大亂矣。

有自京中來者云。七月二十三日夜。雷震太廟。雷霆風雨。一夜不息。明晨。楹柵毀拆。神位爐燭。無不傾圮。在地。主牌係寶金后冠珠寶結成。外有雕龍木匣覆套。費各三萬。時案擲在地。簡出兩空函。英廟與后者。查係司之者私竊在家。斬之。

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號瘍瘡病。兵科曹良直。方與客對坐。舉茶打恭。不起而殞。兵部朱希萊。拜客急回。入室而殞。宜興吳彥昇。授溫州通判。一僕先卒。一僕買棺。而卒于賣棺處。有一友姓鮑。勸移寓。隨行李去。入門而殞。吳連看視。亦卽殞。又金吾錢晉明。同客對談。言未絕而殞。少停。其夫人婢僕輩。一刻閒。殞十五人。又兩騎馬人。前後講話。後人再問。前人已殞。手猶揚鞭垂下。又一闔門俱殞。其家頗富。偷兒二人。一俯于屋簷。一入其室。將衣飾包遞上。在簷外者已纍纍。而下尙盈積。一賊擎一包托超。一賊接其包引上。上下俱死。手各執包。包亦不落地。又一長班者。剪銀蹲下。不起而死。又一新婚家。方合盃。在床久不出。啓幃。殞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戶。收掩十之五六。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共二十餘萬也。凡客游宦游。無不預寫家書。恐不及作囑語。大內亦然。張天師輯瑞入都。出春明不遠。急追入。諭其書符噴呪。曉經清解。眠宿禁中者一月。而死亡不減。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施藥。竟不給。十月中有閩人補選縣佐者。能看膝後灣處有筋。若紫色。無救。紅則挑之出血。可無患。來就看看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遂衰。閩人以京中雜職與之。後聞爲流賊所殺。張天師以留京日久。乞一寓。不敢望如孔聖公之衙門宏敞。略可容足。三年一覲。居有定所。聖旨不允。又自置一寓。乞聖旨給扁。貽後日子孫百世光。聖旨亦不允。惡其不能驅鬼也。

十一月初六日。先帝親祭穀神于社稷壇。已就位。陳詞方畢。行初奠禮。忽暴風自地發。庭燎祭燭。一時傾

滅不得亞獻成禮。先帝于黑暗中恐防不測。急上輦回宮。文武陪祭。及各執事。舉手扶肩。如無目者。相攜相喚。出西長安門。而後得引歸之燭。

癸未春。大兵入塞。未開禮闈。及秋暮。始行。有自京師來者。云今年場中有一異事。予問之。彼云。有術士入場。見得第者。皆有紅旗。一半無首。其不第者。則豎一綠旗。首領皆全。因謂進士如塞翁得馬。未必非禍。今賊勢日熾。天下事未知何如耳。已而與選者地鄰賊境。身名或多不全。其言始驗。

是科狀元楊廷鑑。常州人。常州城龜形。舊有識云。龜若出頭。龍脫殼。如出鼎元。則有易君之事。果應甲申之變。

先君子曰。山東曲阜縣。聞聖朝中有泣聲。入視之。見宣聖兩淚交流。衆皆驚異。報于曲阜令。令親詣廟中省視。見聖淚尙未乾。不勝駭懼。焚香拜祝。夫子殆有天地反覆之憂乎。予嘗問馬大林。此事有無。大林曰。吾昔年見邸報有此。

是歲無錫有自北都歸者。道經山東。忽晝晦。有如黑夜。咫尺而不辨。久之。見若紅霧四起。黑漸收。遂巡閒。復歸。明。朗。咸驚異之。

時有知天文者。寓江陰徐宦家。每夜半啓門而出。達旦乃還。僕怪之。白于主。徐曰。今夕竊尾其後。視所之。是夜。其人復出。僕密隨之。見其人仰天周覽。徘徊久之。忽西北方白氣一道。冲天而起。其人大詫曰。異哉。此氣不祥。莫非天下其將失矣。乃還。次日。僕以告主。徐以兩京尙無恙。乃曰。此妄言。亦不之信。既而其人辭去。或云此徽人也。惜失其姓名。

新世宏勳云。癸未八月。皇極殿內。忽聞一聲爆裂。見猩血如注。出自殿庭。一沾人衣。穢氣難聞。妖氣迷目。難當。白晝卽覺昏憤。凡朝臣以及內監宮妃。莫不恐怖。是年春。北京有警。朝覲會試之典俱停。至八月初九。始會試頭場。變例也。